

論語孔注證偽

敘

昔讀淮安閻徵君尚書古文疏證歎其窮究偽書之蹤跡
若然犀以燭幽怪無所不察其心力之所至若瀉水銀於
地無孔不入自徵君以後學識精悍能為繼起者蓋亦鮮
矣丁明經晏如徵君之同里也生徵君後百餘年而能紹
擲前輩之學觸類而引伸之又相其說之所不及而補成
之為論語孔注證偽一書入都應朝考予因得見其書蓋
其要證有四一曰兩漢諸儒皆不言孔某為論語訓二曰
孔注不諱漢高祖名三曰孔某卒於武帝元狩之末不得
至天漢後訓解論語四曰孔注與書傳家語孔叢說多相
似因是斷為王肅所偽托舉千數百年之愚惑一朝而盡
解之其識卓矣去年明經索序於予予匆遽未能執筆今
年銜命典試浙江道出運河舟中多暇乃略道梗概以附

於明經之書夫明經年甚富而學之精銳已如是況循是而日進焉則博益博精益精寔與鄉前輩相頡頏又寔與古經師相頡頏而又烏能測其學之所至哉道光元年歲在辛巳七月既望高郵王引之敘

自序

義卿先生閻潛邱徵君著尚書古文疏證八卷證明偽書
學者奉為定論然其卷二以論語孔注證書傳之偽蓋猶
以論語注為安國作而不知亦以偽證偽也夫安國古文
論語見于漢藝文志然班志論語古二十一篇自注云出
孔子壁中其下載齊魯篇數及齊魯之說而古論語獨無
說則知安國祇傳古文固未嘗有說也荀悅漢紀稱武帝
時孔安國家獻古文論語王充論衡稱安國以論語教魯
人扶卿漢儒具言其傳授而不言曾作注解至魏正始中
撰集解乃突有孔注廁其間則此孔注其必非安國所作
明矣及讀王肅家語後序云安國撰眾師之義為古文論
語訓十一篇尚書傳五十八篇始悟論注書傳俱一手所
依托特于家語後序著其篇目家語為肅所偽作則書傳

論注亦肅所依托為之者也考何氏撰集解肅時正仕于
朝今集解中已錄王注其為當時推許固可概見肅因詭
稱有孔安國訓解為論注之最古者何氏寡識采以入書
集解何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其
云不傳者以漢志不載孔注肅慮後人滋疑故托言不傳
為人世希有之本以售其偽觀何序稱孔注為訓正與肅
後序脗合則論語古訓必出于肅手無疑也且古經傳皆
別行自馬融欲省學者兩讀始經注並載今孔訓文義皆
就經句下為之亦非西京時所有左傳為漢世所不行孔
訓臚舉甚詳又多犯漢初諸帝諱皆灼然可疑者若其文
字細弱淺易無西漢質厚之意其為偽托又不待智者而
知矣余自幼年即疑是書之偽然未敢有言也久之確見
其贗駁詰遂多辨說既繁為論語孔注證偽稿凡五易編

為四卷并以尚書孔傳與肅注比例以求證書傳亦肅所
依托以補潛邱之所未及世有好學深思者必以余言為
然姑藏篋中以俟知者嘉慶丁丑仲冬山陽丁晏自序

論語孔注證偽發凡

是編初始於甲戌仲夏迄乙亥季春甫脫稿藏之篋衍時有損益逮丙子始質於里中春園汪丈椿丁丑又就正同郡蒿坪蘇丈東園皆謬為許可迺重加排纂釐為二卷顏曰論語孔注證偽取小顏漢書儒林傳注證明其偽語也何氏集解皇邢本互有異同今以邢本為正閒以皇本參之

下卷詳及書傳之偽凡潛邱松崖諸先生所已言者概不復及

安國之字史漢不載孔叢及家語後序俱云子國乃作偽者杜撰蒙所不取又有稱孔安者魏收魏書禮志云淹中之經孔安所得駢語割裂幾於不成文理今從唐人正義例稱安國或稱孔氏

家語後有序一篇漢藝文志顏注引直稱家語而書序孔
疏引稱家語序玉海藝文類引稱家語後序經義考書類
引稱家語附錄安國傳今從王氏稱後序

鄭注論語間見於集解釋文惜全書不傳聞近人有輯本
增補鄭注海甯陳壇有輯本武進臧庸有輯本陳本非
增補中開有之藏本泰州學正宋君翔鳳刊據宋君自敘非
本臧購訪不得惟余氏蕭客古經解鈎沈頗為蒐集然多
訛舛如毛詩漢廣疏引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
楫小曰桴小雅信南山疏稱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為
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皆與馬融注同儀禮疏引吾
不與祭注云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
肅敬於心與不祭之同與包咸注同禮記檀弓疏引故舊
無大故注云大故謂急逆之事與孔注同今鈎沈俱標為
鄭注雖疏家之例不稱名者或係鄭注然此數條悉與馬

包等同安知所引者非即馬包諸人之注余氏既無他書可證而概指為鄭注失其實矣又鈎沈稱書疏十三鄭注晉土籠也今旅藝疏引鄭云簣盛土器其訓土籠則係包注後漢書張衡傳章懷引下學而上達注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與今孔氏正同其為孔注無疑鈎沈亦稱鄭注其誤文選琴賦李善注引孔安國曰屏除也乃屏四惡下孔注鈎沈又誤為鄉黨屏氣下脫文蒙凡遇此等疑似不敢濫行採入諸所稱引鄭注皆平日緇閱羣書細心采獲原本具在覽者可覆勘也承謫襲謬蒙竊病焉

慨自綴學之士意在矜伐性好非毀便辭巧說持議太苛蒙所不敢效也更有妄下雌黃鈎鉅析亂裨販攘竊夸耀凡庸蒙尤不願效也文淇蒙所不敢效也擬改也蒙末學庸受惟是專心研求近於為實自知漏見必有乖違所冀英

儒賡聞區所不逮寶楠案既自

晏如甫志

論語孔注證偽目次

卷上

魏何氏集解敘言孔訓不傳始見於家語後序實出王肅
依托

兩漢諸儒皆不言安國為論語訓解

論語孔注與書傳家語孔叢俱一手偽書

王肅偽撰孔注以難鄭因及孔鄭異同

論孔注之失

史記引論語皆古文與今孔注多異

卷下

說文傳古文論語因及釋文汗簡古文

唐宋諸籍引孔注及日本國皇侃義疏山井鼎考文載孔

注與邢本互異

論語尚書孔注俱王肅偽撰論注行於當時書傳至東晉始盛行

安國為古文論語訓祇見家語後序而後序偽妄無一可信

論語孔注證偽卷上

淮安山陽丁晏著

魏何氏集解敘言孔訓不傳始見於家語後序實出
王肅依托

魏何氏晏萃諸儒之注論語者附以己說為集解十卷漢則孔安國馬融鄭玄包咸周氏魏則陳羣王肅周生烈凡八家諸儒之中唯西京安國為最古乃其敘曰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夫既云不傳而集解所引孔注將何自而引之乎此固大可疑者也因遍閱兩漢之書無有言安國訓論語者直至王肅家語後序突云天漢後魯恭王壞夫子故宅案天漢後恭王毀已久得壁中詩必無壞宅事見下卷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後序云安國字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為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傳二十八

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因悟論語孔注與尚書孝經傳俱一手偽書特於家語後序著其篇目以取後人之信家語既為王肅所偽撰則此論語孔注亦即王肅所依托也考何氏撰集解時肅正仕於朝當時萃集經注以肅為當世名儒必多諮訪論語孔注即得之子雍家以世絕無傳本故云世不傳也

或問集解敘言孔訓不傳將毋并孔壁之真古文而亦莫之傳歟余曰否王充論衡正說篇言論語壁中古文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案扶卿即漢書藝文志稱傳魯論者魯扶卿張禹傳稱魯扶卿說論語是其人也扶卿兼通古論是西漢之傳古文者也集解敘云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邢疏云後漢順帝時有南郡太守馬融亦為古文論

語訓說隋書經籍志七錄有鄭玄古文論語注十卷是東漢之傳古文者也然則孔壁真古文未嘗不傳其不傳者特後出之注耳嗚呼注為魏人所作世安得而傳之哉

或問肅偽撰孔注何氏曷為尊信而取之魏志王肅傳云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宏恭石顯之屬復稱說耶是肅與何氏同時人不宜為所謊如此余曰唯唯否集解敘不言成於何年陳壽志亦失載此事陸氏序錄邢氏正義謂正始中是也考魏志齊王紀云正始二年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何撰集解必在此時其時曹爽專政何阿附之故共事者有爽之弟曹芳也集解敘中解大夫卿亭侯臣曹義侍中臣荀顗尚書臣何晏等上又王肅傳云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公

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為侍中兼太常言以公事還者疑即
撰集論語事也以文公事為撰集論語無實據今集解故
稱太常王肅是在元年拜太常之後適當正始二年撰集
解時也文公上之始二年肅在二年肅于嘉平元年猶為太
常無以見拜太常之後歷官在撰集解時也○太常尋坐宗廟
常免官後為光祿勳徙為河南尹嘉平六年肅持節兼太
常前從相距十餘年何氏集解撰成于肅拜太常之後故
初拜議郎之時則公事徵還尚在論語中矣是時肅年纔踰
五十後見當時尊之已如耆儒碩學故既出已注中有王
肅注付何晏等編入復出其偽撰孔注命採錄之為何氏
者志不務學華偽浮虛雖略傳何氏劉皓既不能如樂安孫
炎之駁難束萊王基之抗衡其尊信而取之不亦宜乎
又案何撰集解當在正始二年歷八年大士案蜀後主延
是為魏正始二年自辛酉至此作八年似宜改十為嘉平元
二年魏嘉平元年共九年此作八年似宜改十為嘉平元

年何氏以與曹爽通姦謀誅及見齊王王肅傳稱嘉平六

年肅猶持節兼太常遠甘露元年乃薨是肅之卒且後何

氏八年矣文惠王傳曰劉定以為肅方於

又案集解魏凡三人陳羣王肅周生烈是也王肅傳後稱

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裴松之注云姓周生名烈邢疏引

阮孝緒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魏志無周生

烈傳其存歿不可考惟隋書經籍志有周生子要論一卷

錄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唐馬總意林引周生烈子四條

其自序略云六蔽鄙夫燉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

下潰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繇植仲尼作師誠

云考後漢書獻帝紀張角敗死在中平元年周生子以是

年後著書至少亦當二十餘歲由漢中平元年迄魏正始

二年歷五十九年已八十餘文惠王傳此處擬改云由漢

十年餘八當亦未必存矣齊王肅集註明言近故陶羣言故周
 生烈不言故陳羣傳稱青龍四年亮先撰集解時五年卒
 當是尚在文淇案五年獨王肅以現在而入書當時尊其學如此
 或問魏時尊崇肅學於古亦有徵乎曰有肅傳稱為尚書
 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又高
 貴鄉公紀甘露元年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曰稽古同天
 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
 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肅義
 為長肅於是年甫薨當時已黜鄭而從王如此平叔親見
 其著作之書列在學官其為所壓服而不敢出一言以議
 之有自來矣夫平叔與荀顗等共撰集解陳羣為顗姊夫
 荀爽傳裴注引晉陽秋曰顗猶見錄取況大儒如王肅而
 字景倩幼為姊夫陳羣所嘉

復震以安國訓解之名有不亟取以入書者乎平叔不明
易中九事猶為管輅所詘傳見輅傳注引輅別況宿學如王
肅語以孔注之最古有不信且從者乎此皆可以實證驗
之而非徒以虛理會之也文洪案此皆可以實證驗之二
句擬改為此皆可以實證驗之二
地口大士案此二句以
刪去為是不必再改又案魏志王肅傳祇言甘露元
年薨不言薨時年若干又不載生於何年惟裴注引肅父
朗與許靖書曰肅生於會稽考王朗傳云朗會稽太守孫
策渡江畧地朗舉兵與策戰敗績朗乃詣策吳志孫策傳
興平元年策引兵渡浙江据會稽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
稽太守裴松之引朗家傳稱朗居會稽四年自興平改元
孫策渡江朗罷太守職逆數至初平二年凡四年則朗始
居會稽當在靈帝初平二年肅生正其時也文洪案魏志
朱建平傳王
肅年六十二卒肅生于興平二年非初平二年
太守在初平四年非初平二年孫策渡初平江在建安元年

非興碑元年洪有若以初至郡時生肅則建安十三年肅
年十八從宋衷讀太玄黃初元年肅年三十一為散騎黃
門侍郎太和二年肅年三十九父朗薨太和三年肅年四
十拜散騎常侍正始元年肅年五十一後遷中領軍加散
騎常侍增邑三百戶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年六
十八附考於此

兩漢諸儒皆不言安國為論語訓解

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自注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
曰從政此後備載齊魯傳說若干篇古論但詳篇數不云
有說又曰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
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
得其書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祇言安國得論

語而不言其訓說夫班掾作志本諸七略向歆校書祕府
總彙羣籍西京說論語者十二家俱備載其篇數焉有以
聖裔所訓之古文反置焉不載者則知安國未嘗有注故
孟堅不之及也

荀悅漢紀成帝紀載劉向校中祕書事甚詳悉云魯恭王
壞孔子宅以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及論語孝經
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又云論語
有齊魯之說又有古文亦不言安國曾作訓解夫荀氏於
丁寬易傳毛公詩傳春秋三傳河間樂記諸書皆備載之
則傳古文大儒如安國者當時果有撰著荀紀號稱事詳
覩範書焉有不載入書中之理惟安國寔未著書故孟堅
與仲豫皆不言及非略之也荀生於東漢季此紀為建安
中奉詔所作在偽孔注未出以前此又一證也

王充論衡正說篇曰論語漢興失亡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其後漢書和熹皇后紀傳曰非其時不食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晉書食貨志引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此皆稱西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充生當東漢肅宗時所著論衡甚為蔡邕所重然祇言安國傳授扶先二字見釋文云此處扶先仍當作扶卿釋文敘錄云魯扶卿鄭不言作云扶先或說先先生此引王充語仍作扶卿為是是作古文訓此又一證也 又案王充謂西漢名論語為傳說此語甚確以漢書考之宣帝紀詔曰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元帝紀詔曰傳不云序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乎帝紀詔曰傳不云序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東平王宇傳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劉歆傳傳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東方朔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貢禹傳：傳不云序，吾不與祭。如不祭，孫寶傳：傳不云序，惡利口之覆國家。傳喜傳：傳不云序，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外戚傳：傳不云序，以約失之，鮮足徵。仲任之言不妄。又案許叔重撰五經異義，多引古文，今散見於注疏通典御覽諸書所引者，異義有古尚書說古孝經說古毛詩說古周禮說古左氏說，皆古文也。又有今論語說樂記鄭衛之音孔疏引異義今論語說鄭國之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蓋齊魯之說論語者，故繫之以今猶異義所稱今詩韓魯說也。而獨無古論語說，則知西漢以來斷無有訓古論語者。故五經無雙之叔重，初未嘗及此，又一證也。或問尚書孝經古文皆安國孔壁所得，異義所引古說其

亦安國為之乎余曰否此乃賈逵衛宏等所說何以知之
許慎子冲上書曰臣父本從賈逵受古學又學孝經孔氏
古文古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中給事中
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後漢書賈逵傳父徽受
古文尚書於塗惲逵撰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衛宏傳
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又周禮大宗伯
疏引異義古尚書說六宗謂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岱
山河海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
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正與古尚書合可為明證故知
為衛賈等所說也考漢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自注
云為五十七篇其下截夏侯等章句皆今文孝經古孔氏
一篇班自注云二十二章其下截長孫江翼等皆今文二
者皆無古文說則知安國雖傳古文尚書孝經實未嘗著

書也總之西京安國蚤卒並無片紙隻字傳於後世而後之紛紛托為漢孔氏者皆可以一掃而空矣實補集史記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安國與霸嘉並云能言尚書事則未作傳可知

隋書經籍志梁有古文論語十卷鄭玄注又云古論先無師說則知注古文論語者始於東京諸儒馬鄭之先固未嘗有注也此尤確證夫班書既未嘗載隋志又有明文而何氏集解乃引之雖欲無疑其可得乎

又案兩漢之書既決無言安國訓論語者則家語後序言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其不足信也明矣且班固既云二十一篇王充亦云二十一卷又桓譚新論云古論語二十一卷玉海卷四漢儒之明文如此自此以後若隋經籍志陸德明序錄皇侃義疏序邢昺疏皆言古論語二十一篇安

國若果有注即當就其所傳古文為之不應更為減少即
此十一篇之說亦偽且妄矣且漢志言齊論二十二篇多
問王知道魯二十篇傳十九篇此又不與之合正揚子雲
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而欲挾是以欺後人何其愚
也 又案經義考孔安國訓下稱家語二十一篇此因真
古文連類載之致訛也今汲古閣刊本明作十一篇玉海
卷四十二藝文經解類亦引家語後序孔安國古文論語
訓十一篇是宋本猶未誤也大抵竹垞經義考極為浩博
然舛訛不可枚舉要在識者分別觀之耳 又案孔訓既
有十一篇必不止何氏所引諸條意採入集解後此書既
為世所不傳久遂散佚嗚呼設使十一篇之書具存依托
之跡必有顯露之者其偽猶易辨也不幸而全帙泯沒徒
使殘章剩句散見於集解之中與馬鄭諸大儒屹立介於

不存不亡之間雜於或真或偽之內所由自魏迄今竟莫有知其贗者也夫肅撰書傳而假手於梅氏以傳肅撰論注而假手於何氏以傳其巧彌滋其偽彌甚矣

論語孔注與書傳家語孔叢俱一手偽書

案論語河不出圖孔曰河圖八卦是也尚書顧命偽孔傳亦云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正義曰王肅亦云河圖八卦也夫論語孔注宛與偽書傳同已屬可疑而肅說又與之合益信論注書傳俱為子雍依托不然何訓解之同若是乎且河圖八卦之訓西漢初未聞其說漢書五行志劉歆曰處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文選注引楊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又禮運正義引中候握河紀云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畫八卦周易孔

顧達八論引禮緯合文嘉曰伏犧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
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犧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是河圖
八卦乃緯候不經之書蓋哀平間識記盛行洪範正義云
知誰作通人討竅謂起衣平文心離新莽侈尚符瑞故故
龍正緯篇亦云通儒討竅謂起衣平文心離新莽侈尚符瑞故故
雄倡此矯誣之論肅妄取其語以作注而托之漢孔氏孔
逸易論亦云孔安國姚信等並云伏犧得河圖而其實安
作易○文洪業孔冲遠易論孔安國下有馬融國仕於武帝之初焉得有此不經之說乎潛邱既詆河圖
說易為經之靈而猶曰河圖八卦孔注論語有足說安未
可盡抹煞異哉此老得毋受校人之欺乎 又案漢世說
河圖者亦不一邢疏云鄭玄以為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
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廣九尺
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李鼎祚集
解引鄭玄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河龍圖發河圖

有九篇鄺道元水經注引春秋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
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若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經
義考引宋姚小彭謂即乾鑿度九宮之法惠氏棟易漢學
引後漢劉瑜上書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九房疑即太乙所
行之九宮業易緯載太乙下行九宮法不云河圖至戴九
履一之圖惟見偽子華子大道篇及阮逸依托關朗易傳
其不足信也明甚善夫桓譚新論之言曰河圖洛書但有
兆朕而不可知君山痛斥圖讖其識視康成遠矣

又論語暮盪舟子曰暮多力能陸地行舟業盪盪水行
舟爲孔傳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宛是一人手筆豈非
作偽者習用此語故筆下不覺相似耶而蔡傳且傳會之
曰罔水行舟如暮盪舟之類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則引
陸德明音義丹朱傲字又作暮以丹朱暮爲兩人名而謂

論語之乘即指此王伯厚困學紀聞又以論語乘盪舟即
丹朱何氏焯曰下云俱不得其死則不可云即丹朱也紛紛牴牾可發一喙皆偽
孔傳之作俑也然其義兩失之矣書正義引鄭注云丹朱
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顛顛使人推行之
史記夏本紀作毋水舟行亦謂時無洪水丹朱猶好乘舟
趙岐孟子章指引書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並與鄭合皆
古文說也罔水行舟即從流忘反之意正慢遊之事偽傳
以為陸地行舟何其謬也又論語所謂盪舟者顧氏炎武
日知錄云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漢伐斟鄩大戰于維
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古
人以左右銜楫為盪陣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王
盪舟蓋兼此義晏謂王逸天問章句謂少康滅斟尋氏奄
若覆舟義甚回穴亭林以竹書證楚辭即以楚辭解論語

其義研核而貫通矣作偽者不明蓋舟之義而懵然仍以解書之語解之尤謬戾之甚也且界多力云云於他書未聞惟怪力亂神集解引王曰力謂若界蓋舟之類則子雍固曾有是說矣此又書傳論注俱為肅所依托之證而帝王世紀猶黨同其說曰界多力能陸地行舟潛邱謂晚出古文首信於世為皇甫謐之過諒哉

又案說文芥部界嫚也从頁从芥芥亦聲虞書曰若丹朱界讀若傲論語曰界湯舟牯湯通牯文莊子庚桑楚云不傳湯通牯也王逸天問章句引論語澆盪舟離騷章句仍引作界盪舟漢書古今人表界下師古曰音五到反楚辭所謂澆者也郭恕先汗簡古尚書傲作界史記夏本紀作敖漢書劉向傳後漢書梁冀傳論衡問孔篇引書俱作敖管子宙合篇若傲之在堯也與今書作傲同案界澆敖傲

四字文雖異而音義並同。界从介，咼聲。介，放也。从大而八分也。澆从堯聲，堯，高也。从𡵓，在兀土，高遠也。廣韻：澆，薄也。皆非美名，故稱陶唐之子曰界，亦曰教，稱寒浞之子曰界，亦曰澆。古人音義相近之字，多假借也。後人不知界聲義，俱為傲，遂專以為人名。於是始以論語之界誤為虞書之界矣。

又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案無逸云：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偽孔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古文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偽孔傳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與論語注宛同。明為一人作矣。考邢疏云：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為凶廬。皇侃義疏云：或呼倚廬為諒陰，或呼為梁闇，或呼梁庵，各隨義而言之。後漢書張禹傳：李賢注引鄭玄注論語。

云諒闇謂凶廬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引鄭玄書注云
楣謂之梁闇廬也詩譜商頌疏亦引鄭書注武丁立憂喪
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皆與雋孔異喪服四制
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
讀如鷦鷯之鷦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儀禮喪
服子夏傳翦屏柱楣鄭注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又案
伏生書大傳書云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為梁闇也傳曰
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鄭注闇讀如鷦謂廬
也又大傳云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伏生親傳尚書遠在
康成之前已有梁闇凶廬之說是先乎鄭者皆與鄭合通
典卷八十七引葛洪喪服變除云廬則柱楣楣一名梁漢
書五行志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顏籀注涼陰謂居
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涼音力羊反文選潘岳

閒居賦今天子諒闇之際李善注諒闇今謂凶廬裏寒涼
凶闇之處故曰諒闇是後乎鄭者亦與鄭同康成曾注古
文其說卓然可信如此而孔注顯與之背其不出於安國
之手而為子雍所托以難鄭也明矣 又案西晉泰始十
年武元楊皇后崩尚書杜預建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
喪始服禭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晉書載杜議引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稱高宗不云
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左傳正義
云杜議引尚書傳云諒信也陰默也為聽於冢宰信默而
不言詳見唐御批晉書禮志左蓋是時論語孔注已盛行
古文書傳雖未奏上於朝然鄭沖之傳行於當世故杜氏
引之以議喪制夫使从康成凶廬之義則居廬三年非既
葬除喪明矣幸而偽孔有諒信闇默之說元凱據之以亂

法舞之師為心喪之誠為短喪者立赤幘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偽孔注之謂矣嗚乎從偽孔河圖八卦之說而陳搏至岐入異術從偽孔諒陰信默之說而杜預至倡為短喪經術之不明破壞於作偽者之手其害匪淺鮮也有心世道者可不亟起而辯之哉

或疑杜氏所引孔傳當是論語注左傳疏指為書傳非也今左氏凡引古文處杜注皆曰逸書元凱安得見古文書傳乎余曰古文書傳實王肅所托魏季晉初之間鄭冲等已相授受此在晉書有明文矣見特其時未奏於朝故杜為經傳集解猶沿賈服稱逸書不用古文至議喪制則援之以自便其私非不見書傳也文淇案晉書禮志載杜此則杜所引者無逸文其所引傳為書傳無疑也據考宣子五年左傳引周書庸庸祗祗杜注言文王能用可敬可敬

今康誥偽孔傳亦云用可用敬可敬元凱實見古文書
此亦先儒所未言者 案左傳哀十八年引夏書曰官占
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杜注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
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今大禹謨孔傳帝王立卜占之
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
龜案左氏本作能故釋文云尚書能作克克亦能也今杜
注从偽古文訓為先又與孔傳說同是明據晚出書而竄
改也 又案杜預注左傳多違實服而從王肅左氏襄二
十七年傳云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疏云服虔作弊王
肅本作蔽杜本作蔽當如王為蔽掩之也襄二十八年傳
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杜注除地封土為壇疏
云服虔本作壇王肅本作壇昭十三年傳云鄭伯男也而
使從公侯之貢杜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

出公侯之貢疏云王肅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與鄭衆服虔謂鄭伯爵在男服實達謂男當作南南面之君並異又春秋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家語云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襄十七年傳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杜注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故孫辭答家老疏云家語孔子云晏平仲可謂能辟害矣不以己是而駁人之非孫辭以辟咎義也故王肅與杜皆為此說考王肅為晉武帝之舅杜氏仕晉武時不顧是非阿諛其說致貶洩冶死節違戾聖經其心術亦欠正矣竊以經傳集解頗多謬妄後之學者誠能扶賈服之微言黜杜氏之曲學亦可謂善讀左氏者歟

又案諒陰當從古作諒闇晚出古文作亮陰更非呂氏

春秋審應覽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高誘注引

論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春秋繁露竹杯篇引書云高

宗諒闇三年不言史記魯周公世家母逸曰乃有諒闇其

惟不言荀悅漢紀文帝紀下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杜氏通典總論喪期引陳鑠問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又孟

莊子孝章馬融曰謂在諒陰之中皇侃本作諒闇足利本

同張有復古篇云闇治喪廬也从門音漢書方輿記諒闇

諒闇說思春秋繁露竹

堯曰篇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曰此

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案墨子兼愛下湯

祝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告曰今天大旱

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

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與論
語字句小異且作湯祝亦不云湯誓安國親見古文書注
論語不云見尚書某篇而轉引墨子之所引豈真古文中
無此數語而墨子所引者贗乎曰非也國語內史過引湯
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呂氏春
秋九月紀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
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
余一人漢書于定國傳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漢世
皆稱傳或稱論語無稱經者此所引蓋外傳呂覽皆在木
尚書古文小雅注以論語當之非也楚書以前漢書所引又在真古文尚存之際而事辭皆合
則論語為真古書之辭無疑矣論語之所引者為真而注
不明其來歷則孔注之為贗又無疑矣蓋偽托安國者本
不曾見百篇之尚書又不及見孔壁之古文故憤然以墨

子所引當之其破綻顯然矣閻氏尚書古文疏證惠氏古
文尚書考選此等處皆鉅難合總由不知論語孔注之
皆偽耳惠氏九經古義云孔安國親傳古文或問伐桀
告天之文此語亦有所本否余曰然白虎通三軍篇引論
語曰予小子履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
家之法也故孔注亦有未變夏禮之語其說蓋本於孟堅
也而韋昭注國語亦以湯誓為伐桀之誓益信論語孔注
為東漢以後人所托無疑 又案孔注履殷湯名本白虎
通姓名篇其實非也史記殷本紀湯名天乙堯典序正義
引世本云湯名天乙史公親見古文世本又古史所記較
偽孔為可信矣且殷自湯至紂凡十七世皆以甲子命名
案史記紂名年不名受而伯戰紂序云祖伊思而告于受
釋文引馬融曰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疏曰受也
書疏引鄭玄注曰紂帝乙之少子名年帝乙受而紂立焉
統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記書紀其本故曰受立

政曰其在受德歟春秋當稱受德孔紂之同母紂字受德
 何獨於湯而異之而帝王世紀且傳會云主癸之妃曰扶
 都乙日生湯故名履字天乙案尚書正義謂皇甫謐作
 帝王世紀往往載五十八篇之書則士安所言亦係黨同
 孔說固無足怪至竹書紀年稱湯名履沈約注號天乙竹
 書沈注皆偽尤不足辨集注用孔訓而加一蓋字然則朱
 子固疑之矣漢藝文志天乙三篇班固注謂湯王所稱
 主皆以帝名歸之天乙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
 六五云帝乙歸妹因學紀開引子夏傳湯之歸妹也
 諸侯也禮記檀弓鄭注引帝乙歸妹言湯以要禮歸其妹於
 引易乾鑿度說鄭國公至乙歸妹又案敢用玄牡敢
 昭告於皇皇后帝孔曰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
 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考尚書湯誥孔疏引鄭
 注論語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

適用用皇天上帝之性毛詩魯頌闕宮正義又引論語注
帝謂太微五帝與孔義異

或問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注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
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古文泰誓亦有此二
語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互異
若此是豈同出一手者哉余曰邢疏謂論語是泛言周家
政治之法泰誓是伐紂誓衆之辭欲兩通其義故不同總
緣作偽者不見真古文故彼此牽強造無定見耳若以兩
注不同遂疑非出一手然則康成注儀禮南陔六篇據三
家詩注禮記燕燕詩據魯詩皆與箋詩宗毛異注坊記東
鄰西鄰亦與注易異豈得謂注禮者一鄭玄注詩易者又
一鄭玄哉

論注書傳訓故頗多相同敏於事孔曰敏疾也黎民敏德

傳敏疾也屢憎於人孔曰屢數也屢省乃成傳屢數也狂
簡孔曰簡大也予其慙簡相爾傳簡大少者懷之孔曰懷
歸也黎民懷之傳懷歸也文不在茲乎孔曰茲此也釋茲
在茲傳茲此也必變色而作孔曰作起也作我先王傳作
起也修慝孔曰慝惡也負罪引慝傳慝惡也惠人也孔曰
惠愛也安民則惠傳惠愛也君子貞而不諒孔曰貞正也
厥賦貞傳貞正也侍于君子有三愆孔曰愆過也其永無
愆傳愆過也食旨不甘孔曰旨美也旨哉傳旨美也亞飯
于適楚孔曰亞次也亞旅傳亞次君子周而不比孔曰忠
信為周自周有終傳周忠信也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曰方
道也陟方乃死傳方道也綏之斯來孔曰綏安也五百里
綏服傳綏安也周監於二代孔曰監視也天監厥德傳監
視也戰戰兢兢孔曰喻已當戒慎兢兢業業傳兢兢戒慎

足恭孔曰便辟貌便辟側媚傳便辟足恭非出自一手安
在訓釋若是其雷同耶

王肅注家語傳本尚在以論語孔注校之多相符合弋不
射宿孔曰弋繳射也家語王言解王注弋繳射也大德不
踰閑孔曰閑猶法也五儀解德不踰閑注閑法也一簞食
孔曰簞筭也致思篇注簞筭少者懷之孔曰懷歸也執轡
篇注懷歸也敝之而無憾孔曰憾恨也正論解注憾恨也
各於其黨孔曰黨類也論語篇注黨類也棄而違之孔曰
違而去之子路和見篇注違去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
曰竭盡所知禮運篇注竭盡也孔又以兩端為終始禮運
篇注端始也柳下惠為士師孔曰典獄之官致思篇季羔
為衛之士師注獄官君子周而不比孔曰阿黨為比賢君
篇注比黨也克己復禮為仁孔曰身能反禮則為仁矣正

論解作尅已注復之於禮則為仁也司馬牛憂章孔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嘗憂懼弟子篇牛兄桓魋行惡牛嘗憂之南容三復白圭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至此三反復之是其心慎言也家語弟子行云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縉之行也注引詩四語同一日三復之慎之至也以上所列宛出一手蓋信孔注為子雍所托無疑弟好解與此解注同辨觀後士師克已復禮司馬牛憂白圭之類乃為確證餘仍宜酌

朱子謂書傳并序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訓詁亦多出小爾雅此等識議真是卓絕千古今案論語孔注亦頗有出於孔叢者末之也已孔曰之適也食旨不甘孔曰旨美也怨乎不以孔曰以用也訓釋並見廣詁篇侗而不愿孔以愿為謹愿廣言愿謹也蔽之而無憾孔曰憾恨也廣言

憾恨也當暑紵絺絺孔曰絺絺葛也廣服葛之精者曰絺
麓者曰絺謂論語孔注亦偽撰孔叢一輩人所依托
子見南子章孔曰舊以南子者集釋本作等以為男子者云
接去等字非也皇本衛靈公夫人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
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
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焉
案孔叢子儒服云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
衛夫人南子信有之乎答曰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
拒焉而不告問不已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
人之能覲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
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夫子亦弗獲已矣亦作疑辭與
論語注同一伎倆總緣作偽者既不親見古文又不識聖
人見地故猶豫狐疑迄無定見非如史公傳古文直據見

小君文侯百世而不惑者也 又案見南子事史公明著
之世家漢人未嘗疑也疑之者自魏晉人始史記集解引
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姜里也天厭之
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皇侃疏引王弼曰案本傳
孔子不得已而見南子猶文王拘姜里蓋天命之窮會也
李充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聖人明義教正內外者也而
乃廢常違禮見淫亂之婦人者必以權道有由而然子路
不悅固其宜也夫史公為安國受業弟子其作世家曰余
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然則世家敘列事蹟皆本之孔氏
書而史遷所讀之書又必得之師傳可知也今論語孔注
不惟異乎史公之古文乃反同於魏晉之惑說其必非西
漢人所作蓋斷斷也考王肅私定家語直削此事不載然
則子雍固疑之矣 又案邢疏引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

子路陳天命也韓愈筆解云矢陳也孔失之矣為誓非也
考釋文引鄭玄繆播云矢誓也論衡問孔篇孔子誓以予
所鄙者天厭之作葉結鄒鄒通尚言語與否也鄒帝位史記
所堪偽孔亦襲東漢人訓

安國作訓家語後序之外又見連叢子敘書云侍中安國
受詔綴集古文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
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疑當作鍵○文漢書連字鍵
連其意遂拜太常案孔叢之書朱子已定其偽又謂禮
賜三公等語皆無其實敘書所言亦以明安國之有訓欲
以售其偽也豈知心勞日拙卒無所逃於後人之指摘哉
家語載孔行上書曰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
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為之今文讀而訓傳
其義又撰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光

祿大夫向以為其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連叢子亦載孔大夫謂季彥當以唐書元行沖傳引作季彥彥刊曰先聖古文臨淮國傳義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也二說絕類蓋作偽者自度書傳論注突出於魏晉間後人必將以漢儒未見而疑之者故託為漢世秘藏未著於世巧為彌縫其偽庶後之覽是書者可以杜其疑議矣然予謂作偽者即此亦破綻也夫欲掩飾其偽第詭云劉向未見可耳若校書之中壘觀見安國之書特以時所未行遂不記別錄不使名家此淺陋無學者之所為而以誣博通經術之子政此後人所必不信也且漢志七畧所載諸子傳說尚充祕府果皆其時施行而盡在科策之例者乎以孔壁之古籍安國之著作果有是書雖暨儒猶知實貴何況子政予是以斷不記別錄不使名家之真

誑語也 又案晉書有孔衍傳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
二世孫經學深博仕元帝時太興三年卒年五十三考東
晉自太興三年溯至西晉泰始十年計五十三年衍當以
是年生上距王肅魏甘露元年亮尚隔十四年時代迥不
相及不應載之家語後矣竊謂肅家語所載孔衍乃別一
人恐後人誤以為晉孔衍故附及之

王肅偽撰孔注以難鄭因及孔鄭異同

案子雍專攻康成而鄭學純儒洽孰傳信者衆非辯給所
能勝於是托為西京之書以壓折之而猶恐不足以破其
藩又撰出聖裔訓傳以為一脈相傳無可置喙而鄭學不
攻自破矣故既私定家語稱安國所傳語業禮記王制疏家
所作本足可依禮器疏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
子正旨玉海卷四十一引馬昭曰家語之王肅增加非鄭玄
所見鄭玄復作孔注以難鄭今集解所引孔注皆有意
以難鄭玄

與鄭牴牾非子雅為之而誰為之哉然孔義皆避鄭意者真偽之別誠有不可得而
去非子雅然孔義皆避鄭意者真偽之別誠有不可得而
其婚於與孔曰與內也鄭云西南隅鄭本兩相釋今也純
孔曰純絲也鄭作側基反黑繒也素周禮絲也古純以鄭注
才為晉毛詩行露傳昏禮紉帛不過五兩釋文紉依字系旁
本或作純又作繒並同禮記紉帛之義凡言純者其意有
毛服也純以見繒色正義曰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意有
二一糸音才是古之繒字二糸旁也純理可知于色不明
亂雖是繒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繒理可知于色不明
者即讀為繒即黃收純衣索隱曰純繒為繒皆讀為黑色
史記五帝本紀黃收純衣索隱曰純繒為繒皆讀為黑色
色以繒為繒繒常也如本字非故繒者天下皆是也孔
鄭以繒為繒繒常也如本字非故繒者天下皆是也孔
曰繒者周流之貌也鄭本作悠悠作悠悠與孔合世家亦
非繒吾黨有直躬者孔曰直躬直身而行也鄭本作弓云
直人名弓案呂氏春秋仲冬紀當訪云楚有直躬者其父
竊羊而獨之上莊子雜篇盜跖云直躬證父尾

卷上

二一

生溺死行之志也非子泥論訓云直躬其父攘羊而子
證之注云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訓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
故仲躬後漢書本傳作古躬與孔通漢陳寔碑異乎三子者
之撰孔曰撰具也鄭作僕讀曰詮詮之言善也通大夫僕
解全文本又作撰同義禮鄉飲酒禮鄭注云今文違為僕或
書以多撰為義相與也衣敝緼袍孔曰緼枲著也鄭云枲也釋
文此鄭為枲也數文類聚三十五引鄭注枲也今據正之
玉藻經為枲鄭注緼謂今絺及葛枲也說文枲也今據正之
以枲枲著非協孔陳司敗孔曰官名陳大夫鄭以司敗為人
名齊大夫傳唐左氏文十年傳宣四年傳楚有司敗定三年
晉陳氏最著昭公為季孫所逐曾惡微以為智者孔曰微
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已有鄭本作絞索直而無禮則絞鄭
意乃道其智除韜中論叢辨云絞意以為智不遜以為者
斯乃古文也偽孔改空空如也孔曰其意空空然鄭作慳慳
慳慳言來問者其意慳慳也慳慳非當大軍問於子

貢孔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鄭云是吳大宰

望佩疏吳有大宰鄭宋有大宰華督故云未可分也然此

應是吳臣何以知之魯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郚吳人然百

宰使子貢辭於大宰鄭十二年公會吳于郚吳人然百

大宰語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恐此時大宰吳子使

貢也且大宰督去孔子世遠或具上後世所不論耳不至

邢疏云又子貢嘗過吳此鄭以為足吳大宰也

於穀孔曰穀善也鄭云祿也同與疏引孫綽曰穀祿也釋文

亦集鄭片言可以折獄者孔曰片猶偏也鄭云片半也說

文片判木也从半木判分也从刀半實半物中分也从八

半近古字多音義相兼書呂利曰明清于單辭也片言對而

子美子路曰片言可以折獄者片言即單辭也片言對而

解而言鄭訓為半得之孔以為偏天下豈仁者其言也詎

有偏信一言而可以折獄者乎其說謬矣仁者其言也詎

孔曰詎難也鄭云不忍言也別作書正論云詎借為詎認字

也總有聲故訓為不忍言劉熙釋名釋言詎云仁忍好生

也孔訓難非詎仁子貢方人孔曰比方人也鄭本作謗謂謗

言人之過惡假借氏文始曰古論謗字作方蓋以聲相近而

卷上

二一

二方聲古禮方與通義典共工方鳩作功說文引作有遂
以爲功士食禮方與通義典共工方鳩作功說文引作有遂
力人非侗而不愿孔曰宜謹愿鄭云愿善也通孟子一鄉
皆稱原人焉趙岐章指曰信以愿爲善我叩其兩端而竭
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故鄭以愿爲善我叩其兩端而竭
焉孔以兩端爲終始鄭云末也協云玉雖末端也皇疏引解
其本末也鄭君意亦先進後進孔以爲仕鄭云謂學也學
以進德故鄭以學言釋文又引虎豹之章孔曰皮去毛曰
色云謂仕也鄭以學言釋文又引虎豹之章孔曰皮去毛曰
章鄭云革也之業說鄭文革剝皮治是皮去毛不俟贊言也革
雅鄭革也與鄭同傳亦可使治其賦也孔曰兵賦鄭云軍賦
云鄭革也與鄭同傳亦可使治其賦也孔曰兵賦鄭云軍賦
素周禮小司徒五師爲軍以令百賦也此軍賦之名也春秋
時魯作三軍舍中軍作邱賦晉作二軍舍二軍作三軍作
五軍作六軍舍新軍皆軍賦也無兵賦之名信十五年邱
傳言皆作州兵古凡言兵者皆謂兵名亭林曰知錄者邱
釋地言之井田而制軍賦亦與鄭合刑狂簡章釋之此章
孔注與孟子同與鄭解異欲去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
孟子章指云解之注在陳數息思歸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
解孔亦襲解之注在陳數息思歸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

可以託六尺之孤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正義曰鄭玄
注此云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潛解先生曰鄭注以下增
十歲之童皆曰十五以下則謂年十歲者奈何但市之童
門之童皆曰十五以下則謂年十歲者奈何但市之童
是業周禮鄉大夫論語中自七尺以及六尺十尺以下
六十以下有五尺者疏引論語中自七尺以及六尺十尺
已言下鄭必正謂六尺以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
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也晚校五年明與公序說也
又後漢書李燮傳姊十五以下與鄭訓同燮時年十三
尺之孤章懷注謂年十五以下與鄭訓同燮時年十三
足徵鄭說之甚確以上諸說顯與鄭背夫康成所注即安國
之古文同一古文不應牴牾若是然則孔注非出於西京
而為子雍所托以難鄭無疑矣

又案孔鄭之異不特如釋文正義所載而已今略以他書
所引鄭注校之哀而不傷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
和也皇疏引鄭玄曰樂得淑女以為君子之好仇不為淫

其色也寤寐思之衣世失夫婦之道不得此人
其愛也此紫毛詩大序正義引論語鄭玄注哀世夫婦不得
又注詩箋改哀為衷孔疏引鄭答劉炎曰論未盡善也孔
曰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毛詩采芣序正
義引論語曰未盡善也注云謂未致太平是也說最為淺
太平得之木致自行束脩以上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
以上則皆教誨之後漢書延篤傳注引論語鄭玄注謂年
十五以上也意亦不得離十肅也孔注雖不云脩是肅而
明云奉禮皇恐誤會文義也曲禮正義謂孔注論語云自行束脩
為束帶脩飾恐誤會文義也曲禮正義謂孔注論語云自行束脩
脩以上足謂童子也又漢幽州刺史史朱龜碑仁義成于東
脩孝事根其本性金恭碑年廿二東脩聽口鹽鐵論首言與
鄭義合後漢鄭均傳束脩年十三得宿衛皆指幼少言與
也伏甚傳自束脩能無毀玷李賢注亦謂年十五以上
是漢唐相承古訓也吳曾能改肅脩錄云余按後漢書馬
後杜詩延篤傳非是○緒香案禮記少儀壺酒束脩疏云東
脩為束脯者非是○緒香案禮記少儀壺酒束脩疏云東

脩飾十脰正香也。壺酒與束脩對。文自應如彼。此處斷以束帶
為諸侯。師注束脩。謂謹束。修潔也。似此章可與互鄉章參
證。人潔己以進。與自行束脩以上同。文其潔與互鄉章參
未嘗無誨之意。肌說或可採。吾○○冠帶寶母氏是。憑亦
惟我兄弟姊妹束脩。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寶母氏是。憑亦
以束脩為束帶。束脩。飾之意。更顯明。○○冠帶寶母氏是。憑亦
謝氏傳。柳東脩。整帶。造于別。顯明。是脩飾之意。如以脩為
不倫。使某之禱久矣。孔曰。孔子素行合于神明。後漢書方
術傳注引鄭玄曰。明素肅恭于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疏
引樂肇曰。若以行合神明。無所禱請。是聖人無禱請之禮。
夫如是。則禮典之言。棄金勝之義。廢樂永初。駁孔注。
甚是。然義當如鄭。若為允太。平御覽。引莊子通鑑云。孔子
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孔子
飲若祭。吾卜之。久矣。論衡感虛篇云。子貢曰。某之禱久矣。聖
人信身正行。素禱之日。鬼神感。虛篇云。子貢曰。某之禱久矣。聖
人信身正行。素禱之日。鬼神感。虛篇云。子貢曰。某之禱久矣。聖
禱于五祀。所謂素肅恭于鬼神也。又儀禮既夕禮。為失禮也。所
謂順子路之言者。明夫子順禮。失旨。得微示。緇衣羔裘素衣。履
裘黃衣。狐裘表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皇疏云。鄭以論
語黃衣。即是郊特牲蜡臘祭廟服也。邢疏鄭玄注。此云素

衣麕裘視朔之服是也毛詩召南羔羊疏引論語注云緇
衣羔裘諸侯視朝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異耳
又引鄭注論語云素衣麕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紵
襪紵衣為褐若兵事既用韎韐則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象
衣色故也近凌廷堪禮經釋例有黃衣疏引
緇衣羔裘鄭注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
服儀禮士冠禮疏引鄉黨素衣麕裘鄭云視朝之服既夕
記疏鄉黨云緇衣羔裘鄭注云諸侯視朝之服禮記玉藻
疏引論語注緇衣羔裘皆祭於君之服又云諸侯之朝服
羔裘者必緇衣以褐又論語注云素衣麕裘視朔之服是
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緇衣疏引論語緇衣羔裘
注云諸侯之朝服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鞶聘禮
鄭注引論語曰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
釋文麕或作麕同賁疏云鄭欲見諸侯與其臣視朝與行

聘禮皆服麤表但君則廣表運用廣表臣則不收純如君
國素不為禘使臣則用絞衣為禘是以鄭總云皮弁時或
素衣其表同可知也王肅於素衣以福之鄭注黃衣大
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皆與羔裘玄冠不
此注相發明鄭義甚核宜孔疎畧所能及

以中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穀梁僖三年疏引論

語鄭注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委貌士冠記鄭注云或謂

冠之制故不可用又言玄冠謂朝服鄭意以玄冠亦諸侯

視朝之制故不可用又言玄冠謂朝服鄭意以玄冠亦諸侯

吉亦未嘗不用素也又案周禮司服凡帛事弁經服鄭注

弁經者如爵弁而素也又案周禮司服凡帛事弁經服鄭注

疏義表玄冠不以帛彼謂小斂之後主鄭義也改鄉人儻孔

服客則不用玄冠羔裘朝服以帛之是鄭義也改鄉人儻孔

曰儻驅疫鬼也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月令

正義鄭注論語鄉人儻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

鬼案周禮方相氏帥百肆而時難以索室驅疫鄭注月令
鄭引季冬命國難宵疏此經時難據十二月大難而言是以
言也高誘注為證鄉黨鄉人儻亦據方相氏文與鄭君合孔謂
恐驚先祖本郊特牲存室神義然室神當指五祀言非廟
祖也經言儻以索室不聞於廟行之昌黎筆解亦云正文廟

無廟字又案恐驚知柳下惠之賢孔曰柳下惠展禽也文
選陶徵士誄注引論語柳下惠為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

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案左傳僖二十六年正義

其所食之邑與鄭君合列女傳其妻曰夫子之謚宜為惠

字後漢書張時傳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李賢注柳下惠姓

展名禽字獲食邑于柳下謚曰惠莊子盜跖釋文惠謚也

柳下邑名淮南子注謂展禽家有柳樹身行德惠故號柳

非也大師摯適齊章孔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

漢書古今人表師古引鄭玄以為周平王時人為周厲王

時人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是也謂師摯等八人為殷紂

受業之徒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褚少孫補史記禮書是也

延為司平又亞飯三飯四飯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周

禮膳夫疏引論語亞飯三飯四飯鄭云皆舉食之樂曰三

飯四飯樂章名周禮大司樂王大食三夫古文尚書皆縱

頌逸書而成間有增竄而後人猶能發其偽況今之孔注

與注古文之康成已多所抵牾若此而又淺陋疎略絕無
漢儒注經之古意是豈安國之手筆哉且鄭君網羅百家
易則焦贛李氏周易集解隨京房書則棘下生孔安國衛
宏賈逵馬融詩則毛亨韓嬰魯申培春秋則古文經周禮
引伯注及三傳儀禮則高堂生今文魯淹中及孔壁古文周
禮則故書鄭衆鄭興杜子春及衛賈馬解詁禮記則戴德
戴聖張恭祖盧植義見坊記正凡兩漢之名儒無不博通而
精擇獨集解及他書所引論語注祇以齊古讀正並無一
字涉及孔訓者則今所傳之孔注其必非安國所傳康成
所見明矣又案孔注雖多與鄭異然亦間有襲康成者
一簞筍孔曰簞筍也士冠禮鄭注簞筍也疏注論語亦然
左傳宣二年疏引鄭玄論語注簞筍也君子周而不比孔
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論語鄭玄

云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忠信為周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曰
方道也後漢書班彪傳論注引論語可謂仁之方鄭玄注
方猶道也女與回也孰愈孔曰愈猶勝也左傳襄十三年
疏引鄭玄論語注云愈猶勝也而致美乎黻冕孔曰損其
常服以盛祭服左傳宣十六年正義引論語鄭玄云黻祭
服之衣也必有寢衣孔曰今之被也周禮玉府賈疏引論
語必有寢衣鄭注云今小卧被是也說文被寢衣名式負版者孔
曰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世說注引鄭注版邦國籍也駢
邑三百孔曰伯氏食邑三百家坊記疏引鄭注論語曰伯
氏駢邑三百家自諸侯出章孔曰周幽王為犬戎所殺賈
公彥序周禮廢興孔子曰諸侯專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鄭
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此數條大旨與鄭同蓋作偽者出
於漢以後雖好與鄭異然亦有古訓相等不能出前人範

園者故王肅注詩書三禮無一語不欲與鄭反然有無從改易不得不用鄭說者亦此類也

范蔚宗後漢書鄭玄本傳云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盧植傳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集解何敘鄭氏就曾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陸氏音義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是康成親見古文也其全注惜不傳今畧以諸書所引者次於後并為之疏其奧義吾日三省吾身鄭云省思察己之所行也案釋諸省察也補之則以學文鄭云文道藝也大司徒十曰學藝鄭注謂也藝六行道之以德鄭云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文鄭注也藝六藝道之以德鄭云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文鄭注云能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不惑素以為絢兮鄭云文成章曰絢組紐注蜀郡賦引作文章疏鄭注論語云成章曰絢文竊比於我老彭鄭云老聃彭祖老彭彭

是彭祖輔嗣用鄭說也曾子問正義引鄭注論語詩云與
周之太史漢書度太史鄭志意條達之貌後漢班固傳引鄭注
鄭繹如也鄭云繹志意條達之貌調達之貌調達之貌
假舟子退明鄭云季氏朝退崇毛詩細承正義引鄭子
疏下鄭玄以丹有臣於季氏故以朝為季氏之朝昭二十
五年左傳杜注有臣於季氏故以朝為季氏之朝昭二十
季氏朝明其國非也烈在陳絕糧鄭本作棖音張云糧也
以為魯君之朝非也在陳絕糧鄭本作棖音張云糧也
高等張糧也鄭注貴晉時乃糧糧說文記鄭注云棖米糧也
張鄭作朱張云音陟留反義冠朱張音陟留反義冠朱
張幽顯魏書思使趙修傳朱張不已北燕書源彪傳吳賊
朱張即壽張也壽張也壽張也壽張也壽張也壽張也
為年朱儒是使釋文本亦為人姓名朱又左傳裏而謀動干
戈於邦內鄭本作封內以索釋名邦音與封近又功且在邦城
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漢書王則以為厲己也鄭讀為
倚賴也厲索史記范唯傳季身為厲注厲音賴漢書地理志
省聲與賴聲近古字通鄭訓說文心子之迂也鄭本作于枉
部特賴也從心奇聲與鄭訓說文心子之迂也鄭本作于枉

也于素古過于通文士則易子云況于其月以善其近于新注
廣于聲有文故論語云子之過也與此同也過以而眾星共
之鄭本作拱書祭志注章句引釋文論語而眾星拱之
皆與鄭本合案物觀一本同補有耳且格鄭云格來也書杜漢
遺古本經共作拱一觀考文補有耳且格鄭云格來也書杜漢
林奏曰有孔有之有心且皆格來服與鄭合舉直錯諸枉鄭本
也人皆有慙恥之心且皆格來服與鄭合舉直錯諸枉鄭本
作措投也引業論語舉直錯枉則人服漢書杜預傳直則人
不書光武紀引則民無所措于足蕭宗紀又引則人無所
措金余也从錯通李賢避唐諱也故多改昔聲錯假借字當
以措無適也無莫也適鄭本作敵莫音慕無所貪慕也雜
為正無適也無莫也適鄭本作敵莫音慕無所貪慕也雜
記赴于適者鄭注通讀為匹敵之敵荀子君子篇天子四
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讀為匹敵之敵荀子君子篇天子四
荀悅漢紀引詩莫作慕本義從莫得聲古今通用皇疏有
何注云無所貪慕也木鄭若義邢本則之釋玄應維摩詰
經上卷音義適莫適都反亦敵也言迷而篇子疾病鄭
誤匹也莫猶慕也言慕欲也亦用鄭說迷而篇子疾病鄭
本無病字陸元朗曰業集欲也亦用鄭說迷而篇子疾病鄭
釋病字則此有解於字非
卷上

鄭云秦大夫秦大夫以左傳有公孫枝子桑則以此為
鄭相反者也皇疏引虞喜云說苑曰孔子見伯子伯子
衣冠而志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
繫者欲說而父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其文不說曰何為
孔子乎曰其質美而無文繫者欲說而父之孔子去子桑伯子
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繫者欲說而父之孔子去子桑伯子
人道於牛馬故仲尼曰太簡無文繫者欲說而父之孔子去
氏說則伯子亦先生饌鄭作鮫音俊食餘曰鮫牒饋食禮持
非不見書傳也鄭注古文養皆作鮫有司微初學記十七
養者舉莫許鮫說文養具食也或从饌徐聖初學記十七
注古文養作鮫說文養具食也或从饌徐聖初學記十七
亦引鄭注食餘曰詠而歸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齊人歸女
錢引鄭注食餘曰詠而歸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齊人歸女
樂鄭作饋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饋樂也歌詠而祭也史記
弟悅漢紀惠帝紀齊人饋女樂而饋史公傳後漢書蔡邕傳
引悅漢紀惠帝紀齊人饋女樂而饋史公傳後漢書蔡邕傳
注引論語齊人饋女樂而饋史公傳後漢書蔡邕傳
女樂孟子滕文公下而饋孔子定十三年正義亦引齊人饋
錯孔子滕文公下而饋孔子定十三年正義亦引齊人饋
古饋歸通又漢書禮樂志齊人饋孔子定十三年正義亦引
語齊人饋女樂案書序歸禾史記魯周公世作魏古檀弓
云饋祥肉鄭注士虞禮作歸禾史記魯周公世作魏古檀弓
饋同祥肉鄭注士虞禮作歸禾史記魯周公世作魏古檀弓
注見釋文以上鄭而在蕭牆之內也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

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劉

然釋名蕭牆在門內蕭牆也臣將入於此自蕭牆之處也

臣至此加肅敬也後漢書方術唐虞傳其禍發於蕭牆章

合是漢唐相傳之古訓也說文蕭牆從艸蕭聲周禮制師共

蕭如蕭也又釋名釋樂器云蕭牆也其聲蕭蕭然清也古

說文蕭牆注蕭聲不可諸義辨又妄啓予足啓予手鄭曰

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

衾而視之也案論衡四律篇云先祖名門弟子曰開予足

謂予手曾子重慎臨絕故全喜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

日貴敬體之歸全而歸之並與鄭義合以上鄭注按集解

引與朋友交周禮地官司諫疏引鄭注論語云同門曰朋

同志曰友案有朋自遠方來包曰同門曰朋皇疏鄭玄注

卷上

六一

輓小車無軌考工記車人賈疏論語注謂大車為柏車小
車謂羊車皇疏引鄭玄曰輓穿轅端著之軌因轅端著之
輓先鄭人柏車後鄭注柏車山車輪高六尺牙圍尺二寸
輓長七尺疏云柏車較雖短設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較
輻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劉熙釋名釋車曰柏車柏
也大也丁夫服任之大車也羊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
車今輓車是也包咸注云輓者轅端橫木以縛輓輓者轅
端上曲鉤衡說文輓大車輓者轅端橫木以縛輓輓者轅
車轅端待衡者從車元聲形疏引說文輓作軌類篇云輓
軌同陳氏祥道禮書云先儒以輓為牛車小車為羊車
輓則康璠連也禮記明堂位疏引鄭注論語云夏曰璠殷
曰連案讀書雜少亦引鄭注璠連黍稷器夏曰璠殷曰連
連包咸注云璠連黍稷之器璠連黍稷器夏曰璠殷曰連
璠連如夏氏之璠連名璠連而包咸稷器制之同異
論語實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璠或別有所據或相從
而誤也案邢叔明疑別有所據近是皇氏論語及禮疏俱從
謂非也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後漢書丁鴻傳論孔
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章懷注引論語鄭

玄注云泰伯周大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賢又生
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大王疾泰伯因適吳
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王一讓也季歷赴之不
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
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鄭云釋文民無德而稱是本亦作德
德邢疏引鄭注與李賢同惟從何本本作無德而稱是鄭本作德
亦通也范成大注吳郡志引江熙曰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
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位於季歷以大王
病託採藥於吳越反大王亮而季歷立一讓也皇疏引范寧
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亮而季歷立一讓也皇疏引范寧
日有二釋一云泰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
伯必知其有天下故欲令傳國於季歷以及文王周大王
病託採藥於吳越反大王亮而季歷立一讓也皇疏引范寧
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亮而季歷立一讓也皇疏引范寧
三讓也又云大文王病而托採藥為立於此遂有天下是為
也大王亮而不可反使季歷主祭禮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案
髮文身示不可反使季歷主祭禮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案
前一說與江大和同後一說與康成同謂季歷葬於吳
禮則非又集解引王曰泰伯以天下三讓于季歷與季歷
言三讓不同論衡引吳王曰泰伯以天下三讓于季歷與季歷
知大王意欲立之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大王亮

太伯還王季避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
 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王
 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與子雍言讓於王季合肅據王克
 說以背鄭義也又左傳哀七年杜注亦謂泰伯讓其弟季
 歷杜義皆遵王肅桓必也正名乎儀禮聘禮疏引鄭注論
 五年正義言之詳矣
 語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皇疏引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
 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
 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曰必也正名乎謂
 書字北齊書李錡傳錡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
 子必也正名始名之言江式論書表引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後
 魏書世祖始名光二年初造新書表引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則事不成之德明經典釋文序云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
 君之遺謬陸德明經典釋文序云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
 也言之必可行也又許慎說文序云於其所不知蓋謂如
 也似亦以正名義正去字許慎說文序云於其所不知蓋謂如
 古訓也聘禮記百名正去字許慎說文序云於其所不知蓋謂如
 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鄭注古
 日名今曰字大行人論書名鄭注名書之字也古曰名
 人之生也直毛詩隰有萋楚疏引論語注云始生之性皆

正直即程子意予有亂臣十人左傳襄二十八年正義引

鄭玄論語注十人謂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

閔天散宜生南宮适書疏十一稱先儒鄭玄等同案馬融

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

人謂周公旦以下者先儒相傳為此說也宋劉原父以為

子亦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非唐開成石經說不必改要案陸元

明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唐開成石經說亦無臣字今論語

有臣字後人因晚之非惟裳必殺之左傳昭元年疏引論語

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惟裳者謂

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朝祭之服

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腰者也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

惟裳無殺也所疏謂朝祭之服上無殺縫其後有殺縫

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後有殺縫

殺縫故澤衣之制要在縫半下縫齊倍要江氏永曰按帷

裳對澤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澤衣等裳無辟積其當

衣則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有辟積故無殺王注乃對上

得寸趨之安始作周禮大司樂疏引論語鄭云始作謂金奏
業鍾師掌金奏鄭注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鍾及子貢
傳史記樂書古之作樂鍾金以始之故始作謂金奏
欲去告朔之餼羊毛詩我將疏引論語注云諸侯告朔以
羊則天子特牛焉案玉藻聽朔鄭注凡聽朔必以特牲告
天子特牛與以其告朔禮暑故用特牛禮皇疏鄭注論語云
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佩衆魯用天子禮告朔應用牛而
今用羊者天子告朔時帝事大故選於衆舉臯陶路史後
紀羅苹注引鄭注臯陶為士師號曰庭堅案左傳曰臯陶
庭堅注庭堅即臯陶字正義亦引鄭此注庭狎大人士相
見禮疏引論語狎大人注謂天子諸侯為政教者人謂居
位為君者也史記索隱引向跋踏如也後漢書明帝紀注
引鄭玄注論語云跋踏敬恭貌馬融曰跋踏恭敬之貌
廣韻跋切切惔惔怡怡如也毛詩常棣疏引論語注云切
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怡怡和嘽之貌與鄭義近臧文仲

居蔡章左傳文二年疏引論語鄭玄云節端也刻之為山

稅梁上楹也畫以藻文蔡謂國君之守龜年傳襄二十

鄭注出蔡地山節藻稅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

案集解引包曰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

有二十寸居蔡階也節者柄也刻鏤為山稅者梁上楹畫為

藻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與包注言出蔡

職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與包注言出蔡

地合位文案漢儒說論語此鄭謂山節藻稅天子之廟飾

明堂位文案漢儒說論語此鄭謂山節藻稅天子之廟飾

節藻稅亦是專舉奢侈言又漢書貨殖傳序大夫山節藻

稅小顏注以為專舉奢侈言又漢書貨殖傳序大夫山節藻

稅之非也廟飾亦非大夫之制龜故大夫不宜居蔡山節藻

稅為天子廟飾亦非大夫之制龜故大夫不宜居蔡山節藻

浴乎沂郊特牲正義引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雲壤

在其上水經注引鄭注沂水出沂山孔皇疏王弼云沂水近

上壇有樹木游者託焉也周禮職方氏鄭玄書注云地理

志沂水出焉如為山未成一簣旅葵疏引論語鄭云簣盛

土器包曰簣土籠也漢書禮樂志引孔子曰辟如為山未

土器成一匱師古注匱者織草為器所以盛土也辟猶曰

三上

王莽傳綱紀咸張成在一通釋玄應達摩字當作羅桓公

九合諸侯皇疏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曰十三

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

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榘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

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邱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

陽穀為九會案邢疏與皇氏同今本莊二十七年穀梁范

九年會葵邱不知陸氏何所據也考穀梁莊二十七年前去與

陽穀固已九合矣則鄭意不數北杏自外與范注同也穀梁

傳九年盟于葵邱楊疏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

穀梁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據此則皇陸邢等謂鄭不

取陽穀甚誤鄭注有柯無貫及葵邱皇邢引范注無柯有

貫莊二十三年又會柯十四年會榘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

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榘三年會陽穀五年會

首戴七年會甯母是為九合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周禮鄉士賈疏引論語注云大夫于朝士于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

言朝耳皇疏殷禮大夫已上於朝士於已上於朝士於市

執鄭注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

楚殺今尹子南尸諸朝三日大夫既於朝士則於市

注其死仲論五刑曰尸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

正義曰尸於市者以其賤故也定十四年尸雍子與叔魚死趙

於市諸市是貴者朝得之者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左傳成

二年正義引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

持王者之政教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桓公霸諸

義合鄭子路宿於石門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鄭玄注石門

魯城外門晨門主夜開閉者潛邱先生曰此惟漢士春秋

儒第云地名而已晏案後漢書張皓傳晨門有抱燭之夫

也即鄭注范武傳云石門晨門時志於抱與鄭言城外門合

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與鄭言城外門合

卷上

三一

昏時開門則此名闇人也晨時啟門則論語謂之晨門雖其說鑿矣亦當如鄭注兼晨夜說於經文宿字方合

小道章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鄭玄注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陷滯不通案已注泥難不通皇疏小道謂諸子百家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思泥是以君子弗為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又蔡邕上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章懷注論語子夏此邕以為孔子之言當別有據也晏案論語載諸賢之言皆折衷於孔子故漢儒引之或直稱孔子夫以鄭之所傳卓然古學而為孔李賢疑別有所據恐非乃不與之合豈得謂今之孔注為傳壁中書者所作哉

哀公問社於宰我春秋文二年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舊解或有以為宗廟主者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古論不行於世社主周禮謂之田主張包周等竝為廟主晏案皇侃疏云鄭論本云問主公羊疏十三引論語鄭氏注云謂社主初學記二十八引論語鄭注主田主謂社也春秋孔疏謂鄭為社主是也至合孔鄭為一則

殊不然今偽孔注直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
並無主字王伯厚困學紀聞亦云集解引孔說亦不言社主是孔本明作社不作
問主沖遠之疏失其實矣揆沖遠之意以為孔與鄭言社
主近皆据周禮大司徒文故牽合為一不知鄭從古論作
主孔從俗本作社豈得溷為一途哉 又案漢儒說此文
有二一為社主一為廟主然皆作主無作社者祭法孔疏
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
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
無夏后氏以松為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
謂社主也太平御覽五百卅一卷引異義論語哀公問主
於宰我夏后氏以松夏后氏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
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澧鎬宜栗也周禮大司徒
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鄭注田主田神后土田

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說文
示部社地主也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
釋文鄭本作主云田主謂社此社主之說也杜佑通典吉
禮七引五經異義云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
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
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通典神主禮引白虎通魯哀公問神主於軍戎今白虎
通鑑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杜預集解云主者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公羊文二年傳云主者
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解詁云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
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
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地正之意也邢疏張包周本以為哀

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以為宗廟主者此廟主之說也社主廟主雖異然可證漢以前古論皆作問主明甚作偽者因有社主一解遂直改論語作社曾謂安國親傳古文而亦從俗作社有是理哉其為漢以後人所託斷可識矣

論孔注之失

朱子謂孔傳不似西京時文章此語別具隻眼余於論語孔注亦云然試以大毛公詩傳校之渠便覺氣象渾古此便嫌語意細弱下逮東漢諸儒若康成劭公之說經尚有多少典與難曉處不似孔注之顯白無滯也即集解所引馬也注猶有質慙近古之意讀者知其為東京著作也至孔注則平易凡近略無氣力不獨非西京撰述并非東京所依托也當取王輔嗣易注杜元凱經傳集解一例看之使知兩漢諸儒斷無此等文字而余之斷為子雍作也殊

非妄語願與天下有識者共參之

里仁篇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案漢讀皆以道字絕句論衡問孔篇得富貴不以其道又云毒苦貧賤起為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為不以其道文洪案魏書王昶傳昶戒子書曰夫富貴皆由其道耳此用論語義呂氏春秋有度篇高注引孔子曰亦以不以其道為句

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亦似四字為句孔注以得字連文則與今讀同與古讀異未必漢人筆也

又觀過斯知仁矣孔曰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矣案後漢書吳祐傳所謂觀過斯知人矣引經作人正與人之過也相應古仁人多通用偽孔直訓為仁義之仁其誤甚矣又案述而篇古之賢人也古本作賢仁故鄭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學而篇其為仁之本與後漢

書延篤傳引作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初學記友悌部
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作其為人之本與方與其為
人也孝弟文法相應集解本作為仁何注謂仁道可大成
非也

子罕篇病間曰孔曰少差曰間左氏文十六年傳公有疾
使季文子會齊侯於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杜
注間疾瘳昭十四年傳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使請於南
蒯曰請待間而盟杜注間差也襄十年傳晉侯有間杜注
間差也昭七年傳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杜注間差也案
禮記文王世子云旬有二日乃間鄭注間猶瘳也釋文瘳
差也方言云差間愈也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間廣
韻間瘳也孔子之沒在子路之後此使為臣及請禱子路
尚存皆夫子暫病時事記病間者明疾病已瘳之後而有

是言也聞即霍然病已偽孔謂少差曰聞真臆造矣

泰伯篇侗而不愿孔曰侗未成器之人案說文侗大也从人同聲侗者言志意遠大與狂正一類莊子庚桑楚云侗然而來釋文作侗云本又作侗字林云大也三蒼云殼質貌言侗有大志當以愿慤為貴不愿則大而無實何所取乎孔注謂未成器非也考顧命在後之侗孔傳訓為侗稚與此注未成器義合豈非作偽者出於一人乎說文詞共聲周書曰在夏后之詞釋文馬融本作詞云共也與許君合今書作侗疑晚出書臆改今文

鄉黨篇聞聞如也孔曰中正之貌案說文言部聞和悅而諍也从言門聲省作言玉藻二爵而言言斯鄭注言言和敬貌釋文言言魚斤反與聞同偽孔訓為中正失之

子罕篇麻冕孔曰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為之案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頂青組纓屬于缺緇纓廣終幅長

六尺又記云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緋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賈疏云據士以上冠時用之冠訖則敝之不復著也若庶人猶著之故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用緇布冠籠其髮是庶人常服之矣玉藻緇布冠緇緋諸侯之冠也雜記大白緇布之冠皆不緋案此則士冠所言緇布冠乃賤者之常服不得稱冕玉藻所言為諸侯冠雜記所言為凶冠皆非麻冕之制尚書顧命曰王麻冕黼裳正義曰禮續麻三十升以為冕故稱麻冕左氏桓二年傳衡紃紃紃正義曰紃冠上覆者冕以木為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紃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白虎通緋冕篇云紃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云上古皆

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然則麻冕緇
麻布為之偽孔以緇布冠當之謬甚又江氏永羣經補
義曰朝服十五升一千二百縷當為定說若麻冕用三十
升布非也且古尺二尺二寸容一千二百縷朱子已謂其
極細如今之細絹矣豈可更倍為二千四百縷乎然則麻
冕亦不過十五升必非三十升也

鄉黨篇君子不以紺緇飾孔曰一入曰緇紺者齊服盛色
以為飾衣似衣齊服也緇者三年練以緇飾衣為其似衣
喪服皇疏孔意言紺是玄色也緇是淺絳色也邢疏紺玄
色纁淺絳色今孔氏曰一入曰緇者未知出何書又云緇
者三年練以緇飾衣則似讀緇為纁案檀弓云練練衣黃
裏纁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纁為飾黃之飾
卑於纁纁纁之類明外除故曰為其似衣喪服晏案說文

紺帛深青楊赤色以系甘聲釋名釋采帛曰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廣雅紺蒼青也唐釋玄應大涅槃經音義紺青赤也謂青而含赤色也偽孔妄謂紺齊服盛色周禮司服云其齊服有玄冠素端以此當紺是以紺為玄矣而皇邢疏因謂紺為玄色何其謬也又案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緇郭注今之紅也儀禮既夕記緇綈鄭注一染謂之緇今紅也孔誤以緇為緇故曰一入為緇不知緇近紅而緇近黑其色迥殊考正記鍾氏云五入為緇七入為緇鄭注染練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先鄭說引論語文實疏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即黑色也練若入赤汁則為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為紺矣若更以此紺入黑則為緇而

冠禮鄭注云凡染黑五入為緇又爵弁鄭注云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賁疏中車云雀飾鄭注云雀黑多赤少之色是也据此則緇近赤而微黑作偽者不考而妄以緇當之謬矣又皇邢疏謂緇為淺絳色釋器三染謂之纁郭注纁絳也士冠禮纁裳鄭注淺絳裳說文纁淺絳也以糸熏聲淺絳名纁不名緇疏說亦誤

又皇疏引鄭注紺緇玄之類也紺緇木染不可為衣飾謂純緣也案紺緇皆赤而微黑鄭以為玄之類近是

又失飪不食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案說文飪大熟也从食壬聲小徐繫傳引論語曰失飪不食儀禮公食大夫禮魚腊飪鄭注飪熟也特牲饋食禮請期曰羹飪鄭注亦云飪熟也楊子方言云飪爛熟也徐揚之間曰飪趙魏之間火熟曰爛呂氏春秋本味篇熟而不爛高誘注爛失飪也

論語曰失飪不食釋常談云飲食過熟謂之失飪論語曰失飪不食歷考諸說則失飪為過熟甚明孔注謂失生熟之節猶云半生半熟其誤甚矣兩雅釋器米者謂之饔饩釋名饔饩是失生熟名饔饩不名飪也

顏淵篇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素以左傳考之景公初年陳文子須無桓子無宇尚在朝其後終景公之世則無宇子乞為政是為僖子乞生子八人

見哀十四年杜注成子恒其一也左傳哀十四年成子始及正義引世本

見公羊哀六年傳景公死而荼立陳乞傳云齊簡公之在

對諸侯大夫稱常之母常即陳恒魯也闕止有寵焉杜注事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考

簡公即位元年實魯哀公之十一年陳恒是時始為政上

隔悼公四年並未嘗一日事景公孔注謂景公時陳恒制

齊批繆極矣又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田釐與僖子乞事

齊景公景公卒立荼田乞不說立陽生是為悼公而殺孺

子荼悼公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公案常即恒疑史是為田

成子鮑牧弑悼公立子士是為簡公田常成子相簡公据

此則陳乞之卒在齊悼四年即魯哀之十年陳恒以是年

立次年簡公即位恒始相之上距春秋哀五年景公薨已

踰五年安得有制齊事偽孔不考時勢而妄為此說耳

憲問篇如其仁如其仁孔曰誰如管仲之仁案如其仁者

微辭也何以知之以法言句法知之文淇案何以知法言

吾子篇云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

如其智注云言屈原雖有行能如此之美而不能樂天知

命至於自沈不足言其智也此注深得子雲之意漢書雄

本傳云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

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

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然則反離騷一篇蓋
深傷屈原之不智也如其智者猶言何如其智也法言號
為微論語如其仁二句法實與此同子雲讀書猶未誤也
蓋夫子特稱管仲之功至於仁固未嘗輕許觀下文非仁
一問子亦第許其勲業而不一涉及仁字可為明徵此經
中一大節目願與潛心讀書者細體之荀子大略篇管仲
義力知力仁楊休注雖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而不全用仁義也又案家語致思篇子路
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何如子曰仁也王肅注得仁道
也謂管氏為仁豈非肅之偽撰乎

衛靈公篇在陳絕糧孔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
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索史記世
家云或譖孔子於衛靈公孔子居十月去衛料適陳過匡
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拘焉去匡過蒲月餘反乎衛靈

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醜之去衛過魯是歲魯定

公卒孔子去曹適宋

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

桓魋欲殺孔子去適鄭歲餘吳王夫差伐陳

案八年表陳潛

我即年

居陳三載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

被寇孔子去陳過蒲遂適衛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

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乃還息乎陬鄉

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

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

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

案

表靈公四十二年

立孫輒為衛出公是歲魯哀公三年

而孔子年六十矣明年孔子至陳遽於蔡明年孔子自蔡

如葉去葉反於蔡遽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

徐廣曰哀楚公四年

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

據此則問陳去衛當在魯哀之二年竇楠案宋胡仔孔子
為哀二年以在陳絕糧為哀六年朱子據論語當在哀二
年江氏永以為當在哀四年若以世家言則當在哀七年
孔注謂去衛如曹則誤為定之十五年在陳絕糧當在魯
哀之四年孔注謂去匡之陳則誤為哀之元年且過匡當
在定十三年過曹當在定十五年而偽孔反謂如曹在前
過匡在後尤顛倒錯亂之甚矣又孔子止過曹未嘗居曹
偽孔妄謂曹不容亦臆造也文漢案又孔子止過曹至亦
家云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又案孔
氏云去曹適宋亦未見其但過曹而不居曹也
注謂宋遣匡人之難則以匡為宋地矣家語困誓篇孔子
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與此注同益信偽孔為子雍
托矣然以匡為宋地甚謬案春秋匡有二一鄭地一衛地
左傳文元年晉孔達帥師侵鄭伐絳訾及匡杜注匡在潁
川新汲縣東北今河南開封府扶定六年公侵鄭取匡杜

注匡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此鄭國之匡也春秋僖十五

年公次于匡杜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今直隸大

縣左傳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注匡本

衛地中屬鄭此衛國之匡也論語所言畏匡當屬衛地史

記稱去匡過蒲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

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垣縣此說甚確左傳桓三年杜注

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是匡與蒲同在一縣孔子去

匡即至蒲則匡為衛地無疑為孔誤以為宋不知春秋時

宋地固未有名匡者也齊補謹案世明言去衛將適陳

地無

八佾篇禘自既灌而往者孔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毀

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

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

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案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大廟躋僖
公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
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魯
語曰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孔
注本此然公羊所言者禘論語所言者禘孔罔禘為禘亦
已誤矣又考王制疏云王肅聖證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
公禘者遞審遞昭穆遞主遞位以禘為序昭穆豈非子雍
之說哉王制疏稱王肅論禘引遞又案謂不欲觀為識
魯漢儒從無作此解者周易云觀盟而不薦享鼎祚集解
引馬融曰盟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
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王道可
觀在於祭禮祭祀之盛莫過初盟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
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言及薦簡略則不足觀也又

引虞翻曰觀盟而不薦孔子曰禘自既灌吾不欲觀之矣

王輔嗣注亦云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盟至薦簡略不足

復觀故觀盟而不觀薦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

欲觀之矣論語之不欲觀義當如馬虞諸儒也故祭統云

祭有三重獻之禮莫重於禘此周道也周人尚臭灌鬯之

禮君親執圭瓚禘之可觀莫盛於此自是以往則禮殺矣

今孔注獨謂指魯逆祀夫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孔

子身為魯臣而直斥之曰不欲觀可乎且孔注於下章論

禘既知為魯君諱於陳司敗問昭公章孔注亦云諱國忌

禮也而獨於此章論禘不為之諱且明斥之有是理哉其

說有所不通矣周禮遺人疏引鄭注論語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

季氏篇且在邦域之中矣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為附

庸在其國中潜邱先生曰孟子一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

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公太公其封齊魯不過各方百里
耳而孟子時魯地且五倍之以為有王者作則必在所削
安得有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之說哉為此說
者乃明堂位篇中多誣不可勝舉余嘗上稽周易雷聞百
里公侯國制厥象取此下徵魯頌公車千乘惟百里數適
相應惜也采入集注顯與孟子悖矣素孟子為魯公族孟
孫後指趙岐章其言儉于百里必不誤集注采明堂位文
亦承偽孔之妄說耳

又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江氏永
羣經補義曰不數桓子則非其數文子則是祿去公室始
於宣公專政者東門遂輔之者季孫行父襄仲死遂子家
者行父也觀傳所載虧姑成婦等行父亦專橫矣故專政
當自文子始集注謂武子始專政歷悼平桓子為四世朱

子考之未詳耳按昭五年宋樂祁曰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公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孔疏云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為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卿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婁如齊涖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桓子平子為四世晏案左傳昭三十二年史墨曰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是專政自文子始左氏有明文矣考文子自文公六年已聘陳聘晉迄於文之末年遂黨襄仲而殺適立庶宣公既立又恐姜氏大歸訴於齊而來討宣元年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會於平州以定公位及襄仲死又訟言其惡而逐東門氏
文子之罪大矣故春秋繁露玉杯篇云孔子曰政逮於大
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又左氏有季武子愛悼
子欲立之語後不果武子卒即平子代立悼子未為卿也
未為卿則政不逮政不逮則不在四世之數偽孔遺桓子
而數悼子謬矣

微子篇植其杖而芸孔曰植倚也案漢熹平石經論語植
作置金縢云植壁秉圭正義引鄭云植古置字釋文徐音
置商頌那云置我執鼓篋云置讀曰植莊子外物篇釋文
云植本亦作置說文植或作植从置安國既傳古文宜从
置為義今乃訓植為倚作偽者可謂不識字矣

又齊人歸女樂章孔曰桓子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
與觀之廢朝禮三日案孔注專罪季氏猶未盡也

公羊定
十三年

城莒父及霄何休解詁云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
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黜之歸女樂不
故深諱其本受之漢書五行志云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
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鄒陽傳云昔魯聽季孫
之說逐孔子余謂定公果信任孔子發奮為政何至有廢
朝之事哉必是時已厭薄正人季孫因乘其隙用其邪謀
以逐孔子未必先朽也而後蛀生之漢儒首責定公而罪
其聽季孫之說其義大矣偽孔之注不已淺歟

案孔注亦有不誤而後人刊本致訛者如公孫拔作枝子
服何作何忌是也何忌蓋因孟懿子下孔注有何忌字相
涉而誤邢氏正義已訂之矣而公孫枝集注猶沿用之毛
本注疏亦仍而不改或引檀弓鄭注為證余謂釋文明音
皮八反則舊本之為拔無疑矣今皇本正作拔文其案此
條擬刪諸
櫛案伯厚已正刊本之誤○賈

案孔注於孟懿子孔文子子產令尹子文孟之反祝鮀葉
公公叔文子蘧伯玉史魚諸人皆詳其名字謚爵非熟於
左氏者不能又裨謀下引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子產下
引古之遺愛臧武仲以防注防武仲故邑魯襄公二十三
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以為大蔡納請
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
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桓公殺公子糾章注
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
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
子糾出奔莒齊人殺無知魯伐齊殺子糾小白自莒先入
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皆本諸左傳案左氏不顯
於西京劉歆讓博士之後平帝時始立學官安國仕於武
帝之世何遽熟悉若是余於此不能無疑及觀家語致思

篇載子路問子糾事肅注援引左傳與論語孔注一一相同乃知肅曾注左故多言舉典綜悉無遺安國豈真有左

癖耶

大士案此論甚妙肅乃自逞其博而不知其顯露破綻也

案漢儒傳經於本朝之諱皆避寫漢石經殘碑尚書安定厥國論語國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國大雅抑毛傳云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班固白虎通爵下引論語國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君夫人易蹇彖傳以正邦也釋文荀陸本作正國避漢朝諱漢書王嘉傳引書亡教逸欲有國刑法志引善人為國百年易邦為國此皆漢儒避高帝諱也又考史記夏本紀載禹貢常衛既從太行常山改恒為常避文帝諱仲尼弟子列傳引論語雖蠻貊之國行也在國必聞國有道穀國無道穀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于刑戮於漢諱無不回避者今集解哀公問社於軍我孔曰

凡建邦立社式負版者孔曰持邦國之圖籍民無信不立
孔曰治邦不可失信邦有道穀孔曰邦有道當食祿稱諸
異邦曰寡小君孔曰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則顯犯高帝
諱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曰陳恆制齊則顯犯文帝諱安
國仕武帝時去高祖文帝時甚近焉能於君上之名竟如
是其直書不諱哉此作偽者顯然大破綻也又後漢書李
業傳業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夫東漢去西京已遠而
諸儒猶避高諱況安國身仕漢初者乎史公為安國弟子
亦避漢諱況安國稍處其先者乎則今之孔注其不出安
國之手亦不待智者而後知矣

安國之書後人多好依托論注書傳之外若隋志有古文
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或謂劉焯偽撰近歙縣鮑氏於市舶
得日本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山井鼎孝經考文云臣驗

其一二中有煇以為之語則劉煇作之明矣至如家語稱
安國所撰述唐書藝文志書類有王肅孔安國問答三卷
書正義載李容偽秦誓引孔安國傳釋文又有孔安國尚
書音陸氏曰案漢人不作音後人所托總緣安國親傳古
文遂致後人動思偽托夫以壁中之真古文兩漢諸儒不
能寶傳於未亡之前魏晉以降乃復贗造於既亡之後不
如無書此又窮經者所掩卷而三嘆也 又案古文孝經
孔傳世皆疑劉煇偽作以余考之實不然亦斷為王肅依
托確有明徵非謂天下之惡皆歸也舊有日本孝經孔傳
跋一篇今錄於此跋云右古文孝經孔傳一卷近汪氏翼
滄所得日本國書也案先儒之言古文者陸氏孝經釋文
云庶人章故自天子古文分此以下別為一章聖治章父
子之道古文從此以下別為一章不愛其親古文從此以

下別為一章邢氏疏引古文經仲尼閒居曾子侍坐黃東發曰抄云今文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唐會要引古文閨門章閨門之門具禮矣乎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孔注因天之時察地之利曰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釋文引孔注居靜而思道也舊唐書二十一引孔傳帝亦天也邢疏亦多引孔傳大旨皆與日本書同殆即隋劉焯所得古文孔傳唐宋以來流傳之本也漢藝文志有孝經古孔氏一篇自注二十二章顏監引劉向曰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為二也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今所傳古文分章悉仿子政此語司馬貞謂偽作閨門一章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

合經典又分庶人章故自天子以下為一章故者連上之
詞即為章首不合言故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合二十二
章之數其說違矣又班志孝經家云經文皆同唯孔氏壁
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
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今宋本古文孝經父母生之云云
仍同今文則顯與班志背是一大破綻也日本古文又改
續莫大焉作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作是故親生毓之
以合古文之異讀其術愈狡而愈偽矣不知班氏言孔氏
有孝經古文不言作傳今古文既有孔傳仍與漢志顯背
其不合一也許慎說文自敘云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
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孝經又云其傳孝經皆
古文許君子冲上書曰臣父從賈逵受古學又學孝經孔
氏古文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

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考說文几部尸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尼尼謂聞尼如此心部恣痛聲也从心依聲孝經曰哭不恣皆卓然真古文今本古文作居不从尸宋本古文作哭不依与今文同日本古文又作依孔謂無依違餘音亦与說文異其不合二也禮記明堂位疏五經異義引古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事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今孔傳謂明堂禮誼之堂與許君所引古說不同其不合三也玉海卷四十二引桓譚新論古孝經一卷凡二十二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字蓋嘉論之林數文義之淵海也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二引李士訓曰大歷初予帶經鋤瓜於灞水之上得石函中

有絹素古文孝經一部二十二章一千八百七十二言與桓若山字數合今日本古文一千八百六十一字少十一字其異者二百餘字不及四百字之數其不合四也唐韓退之集科斗書後記稱李監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宋郭忠恕汗簡載古孝經字作𠂔愷作𠂔弟作𠂔淑作𠂔𠂔作𠂔𠂔作𠂔處作𠂔疑即科斗書孝經文並與今本古文異其不合五也有此五驗則世所傳古文孝經必非安國之所傳明矣隋經籍志謂安國之本亡於梁亂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焯焯因述其義疏講於人間儒者皆云焯自作之非孔舊本余復考唐會要云古文孔傳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孝逸得一本送王劭以示劉焯焯疏亦云隋王劭所得以送劉焯焯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議之是古文之傳先為王劭所得不

始於埤則謂劉焯所作者亦誣也竊以孔氏古文孝經漢人皆不言作傳惟偽家語後序言孔安國作孝經傳二篇家語為王肅私定疑此古文孝經孔傳亦作傳於王肅劉光伯後得其書從而誤信之耳曷以明之釋文仲尼居引王肅云閒居也古文正作仲尼閒居此王肅暗据古文證成其偽以難鄭氏屍講堂之義不知鄭本作屍與說文稱古文孝經合肅既顯悖真古文而又陰附偽古文此王肅依托之一證也經云仲尼居日本孔傳云仲尼之兄伯尼考史記孔子世家不言孔子兄名字商頌正義引世本云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亦無孔子兄名字即漢儒注論語孔子兄之子亦未聞有伯尼之號且史記言禱於尼邱而生孔子故字曰尼而謂先生之伯兄若預知有後日之禱從而字之曰尼更萬萬無是理獨家

語本姓解稱叔梁紇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明是王肅杜撰
因仲尼之稱臆造伯字而偽孔傳竟與之合此子雍依托
之二證也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邢疏引孔傳云園邱祀天日本國孔傳云上帝亦天
也文王於明堂后稷於園邱也考通典卷二百六神位引
孝經此文云先儒以為天是感精之帝即太微之五帝此
鄭君感生帝之說與孔傳異惟通典卷五十三郊天下引
王肅等郊即園邱圓邱即郊通鑑音注三十六引王肅注
上帝天也尚書釋文亦引王肅云上帝天也皆與偽孔傳
合與漢儒言六天者不同此王肅依托之三證也經云孝
無終始而患不及者孔傳謂必及患禍邢疏蒼頡篇謂患
為禍孔王引之以釋此經又經云不敢遺小國之臣孔傳
小國之臣臣之卑者也邢疏引王肅注小國之臣至卑者

耳經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孔
傳王者父事天母事地邢疏引王肅注王者父事天母事
地經云將順其美孔傳將行也邢疏引王肅注將行也隋
經籍志有王肅孝經解一卷久佚不傳今略見於邢叔明
所引已與孔傳宛同此王肅依托之四證也經云天子有
爭臣七人孔傳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也家
語三恕篇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王肅注天子
有三公四輔四輔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與孔傳
符合此王肅依托之五證也由是觀之其為肅之妄作豈
不昭昭然哉夫孔傳與古文不合者五可斷其非真古文
與王肅闇合者五又可斷其為肅偽撰矣自唐司馬貞元
吳幼清明宋景濂歸震川皆斥古文之偽日本山井鼎考
文又疑孔傳為劉焯作然未有知為王肅托者茲特疏通

證明詳著其說於此匪直辨臨淮之贗抑亦雪光伯之冤也

或疑唐志載王肅孔安國問答或晉孔安國未必漢孔氏也余考晉書孔安國傳字安國以儒素顯孝武帝時其蒙禮遇安帝隆安中詔以領軍將軍領東海王師義熙四年卒據此則東晉孔氏孝武帝時始通顯王肅以魏甘露元年薨至東晉烈宗孝武帝寧康元年隔百十有一年自碑年歷三十四年為安帝時代迥不相及斷無相與論難之理且唐志以此書入書類必王肅偽撰古文尚書依托漢孔氏論書語也

又案冊府元龜載孔鮒為陳勝博士撰論語義疏二卷案孔甲在安國之前此本於他書亦未聞意亦後人依托歟
史記引論語皆古文與今孔注多異

太史公自序云年十歲則誦古文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
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孔氏亦指安國言文淇案太史公
定指安國儒林列傳云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
禮器下又云羅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上下云孔氏下
云孔子是孔氏而今文讀之則孔氏非指安國也謂曾讀
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則孔氏非指安國也
安國所傳之古文也此下孔子布衣云云又云折中於夫
子及弟子傳皆稱孔子不言孔氏明有別也今史記所載
若吾與蒧也之史記又有奚容蒧字子哲裝注蒧音照釋通
茂占聲蒧即點之古文也說文黑部有蒧字云雖暫而黑
也从黑蒧聲古人名蒧字子哲疑即蒧之異文當从黑
蒧州竹特錄體之小變後人予所不者反不也呂氏春秋
誤刊从成請為古咸切非
責因篇高誘注引論語予所不者皆古與衣狐貉者立韻
文也說文否不也从口从不亦聲
格本作猓顏元孫干祿字書云貉貉上通下正山井鼎考
之云与衣貉給者立古本貉作貉貉貉之厚以居亦作貉
君召使賓釋文摘本又作實同說文雖在累紲之中壯肅
其祗鄭康作紫蜀才作累呂氏音訓鬼氏曰古文作累讀
為繡說文無紲字繼才系也从糸世聲釋文亦作繼漢書司

馬達傳何至自甚弱累世緣朝諱偏傍古文今作縲縲非例
變此則論語本作縲也唐假我數年樂古君子加聲同大雅也
人避太宗諱改作縲也唐假我數年樂古君子加聲同大雅也
禮記中唐作嘉樂論語今作加古本猶有與史公合者世
言書讀也論加作假是宋世古本猶有與史公合者世
饅肉敗餓餓字以五經文字為餓餓之餓願元孫干孫字書義
餓也餓在罪反下於偽反釋云應力士移山經音義引論語
糾也餓在其下楚語民之贏餓漢書魏相傳振乏餓漢楊
孟文石門頌餓也以不登餓之惠王純碑間其餓東餓
之惠說文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
當云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
亦云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餓
真呂氏春秋具備萬民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富
旗父說文於部施旗兒從也从也聲齊樂施字子旗知施者
旗也除錯繁傳曰旗之遠適也白虎通古馬施亦字子旗
其字則知其名率皆如此孔子弟子亞連古馬施亦字子旗
葉鄭豐施字子旗見昭十六年左傳檀弓鄭三復白珪
注引盧植云古者名字相配今論語作則非鄭三復白珪
漢公合說文圭古文復白珪與上德哉若人賞誼傳上通漢書
賢上齒謂崇尚也腹瑞篇五子傳壺闕三老茂上書曰
古曰上齒謂崇尚也腹瑞篇五子傳壺闕三老茂上書曰
上吾宜得而食者漢書武宜得而食諸釋文作茂上書曰

木亦作豈得山井鼎不如貧而樂道王楙野客書云范
考文云足利本同諸脫一道字僕觀前漢引此語初無道
字晏樂漢書王莽傳孔子曰未若貧而樂上云云清靜樂
道似漢書本有道字後人傳寫成石經兩集解鄭注云樂謂志
於道本亦作樂公傳道山井鼎考文云樂下有道字足利必在文
本同且史公傳古文亦有道字勉夫失之不考耳御覽五
上矣成釋文鄭本無則與史公二字康縱之純如也百六十四引
鄭注從讀曰縱何注云謂八音偕作康成以古辨言鄭便
文讀也今集解何注云謂八音偕作康成以古辨言鄭便
作便辨也今集解何注云謂八音偕作康成以古辨言鄭便
桐氏鄭注而引辨後漢書劉愔傳注引書辨章成百姓在朝易賈
疏據書傳而引辨後漢書劉愔傳注引書辨章成百姓在朝易賈
字通三人行必得我師本唐石經作必得我師山井鼎考文云足
用本達巷黨人童子漢書董仲舒傳此亡異於達巷黨人
同策甘羅曰項索七歲為孔子師上論衡若項託之幾也諱
七歲教孔子項索七歲為孔子師上論衡若項託之幾也諱
釋童子達巷黨人童子漢書董仲舒傳此亡異於達巷黨人
索當為師楷即項索也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漢
半石經往者可諫也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漢
諫也來者猶可諫也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漢

卷上

五一

往世不可追也皇甫謚高夫以史公親傳古文彰彰如是
而集解所引孔注應無不與之合乃何以孔曰巫馬期弟
子名施不从旗又曰弗憂為季氏宰不从狃又曰滔滔
者周流之貌也不从悠悠而謂傳壁中古文者其有是乎
且孔鄭二君安國傳古文康成注古文同一古文也而史
公所引論語多與康成合無有與孔注合者意者誠偽之
別固有不可得而揜者乎

或難予曰裴駰注史記引安國注悠悠者周流之貌也不
从滔滔魚敗曰餒不从餒家注上世累黑索也繼絜也不从
縲絜傳引列皆合於古義後平叔作集解妄加竄改附於
句下已非安國之舊觀子妄加譏彈無乃寬乎余曰否平
叔為魏人序已稱孔訓不傳龍駒生於南北朝去古愈遠
何從見安國舊本而引之乎且裴於史記引用論語皆抄

裴何氏集解備載無遺可知裴氏所據亦祇平叔之書別無他本可知其所以與何異者特以史記文異注文割取何書孔遂因之以異如史記吾與成也裴引周氏注亦作成曾是周之原本而若是乎牽彼就此乃裴作集解之大弊子乃據是以爲孔之舊觀真顛倒見矣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太史公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索孔氏即孔安國也子長與安國同時親從安國受古文其言弟子籍出於孔氏鑿然可信今集解引孔訓弟子祇有與史記異無有與家語異者其與史記合者若子夏弟子卜商也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回弟子姓顏名淵魯人也宰予弟子宰我路淵父也凡此皆家語弟子解之所同也其異者治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此本家語史記作齊人字

子長曾參父名點本家語史記作曾蒧牛宋人弟子司馬
犁本家語司馬犁耕宋人史記作司馬耕字子牛不言何
地之人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史記不言何地之人巫馬期
弟子名施本家語史記作巫馬施字子旗夫史公明云弟
子籍出孔氏古文而集解所載孔注不惟不與之相孚乃
反與之相背則其不出於安國之手無疑矣既不與史記合
而一一皆與家語合則其為子邑所托又無疑矣

又案南宮适孔曰南宮敬叔魯大夫子謂南宮王曰南宮
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史記裴注引孔
安國曰南宮魯人不廢言見用與王肅注宛同蓋信作偽
者出一手矣案偽孔言魯大夫不云弟子則以括謚敬叔
為一人非南宮為弟子者又言容為南宮縚則以容名縚
自為一人家語弟子解南宮縚魯人字子容不言又名适

而觀周篇本姓解別有南宮敬叔王肅注云敬叔孟僖子
子也亦不言弟子正與僞孔合皆一手所為也後人有以
僞孔适即敬叔為誤者明夏元開輯孔門弟子傳略以南
宮縚适括字子容為一人以仲孫說聞謚敬叔為一人西
河毛氏又力辨敬叔之非弟子余皆以為非也夫左氏明
云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西河之謬不待辨而自明矣業左
傳昭七年孟僖子病召其大夫曰必屬說與何志於夫子
使事之而學禮焉杜注說南宮敬叔正義曰說南宮氏也
敬謚也叔字也又字容也字括也名說一名縚檀弓南宮
縚之妻之姑之喪鄭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
子容其妻孔子兄女正義曰世本云仲孫獲生南宮縚
引世本仲孫獲生南宮縚又檀弓南宮敬叔反鄭注
縚之訛春秋昭九年經作縚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史記孔子世家云釐子卒懿

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文淇案敬叔與懿子皆魯人下大魯南宮敬叔索隱曰左傳及系本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弟子列傳云南宮括字子容索隱曰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詩我躬不問左傳襄二十五年引作我躬不說古聞說通用蓋居南宮因姓焉據此則緇也容也适括說閱敬叔實同為一人矣夫後人必欲分容與敬叔為二者總疑南宮多至數名耳余以左氏傳考之一趙衰僖二十三年稱哀僖二十四年稱子餘文二年稱趙成子文六年稱成季昭元年稱孟子餘一劉盈昭二十二年稱伯禽昭二十三年稱劉文公昭二十六年稱劉狄定四年經稱劉卷其一人而五六稱者不可枚舉於南宮氏又何疑且南容一名一字一謚又安在有數名哉考論語敘事無直稱名者則括與容皆其字檀弓世本所云緇則其名也緇字子容詩邶風

我躬不閱毛傳閱容也魏風蟋蟀掘閱毛傳掘閱容閱也
古容閱聲同毛公訓故多音義相兼則南容即閱明矣閱又
稱适适字說文本作谿从走各聲許君云讀與括同括从
手各聲各从口各省聲許君云各音厥聲与閱近然則作
容作閱及說作括及适音轉文異實一字也核其稱謂名
緇字容謚敬叔而已後人不曉古音妄疑南宮氏有數名
強分二人此夏蟲不可語冰者也

子使漆雕開仕孔曰弟子漆雕姓開名案史記列傳漆雕
開字子開漢書藝文志儒家漆雕子十二篇孟堅自注孔
子弟子漆雕啓後深寧叟漢志考證云開蓋名啓字子開
史記避景帝諱也釋地三續同潛邱又云一部論語敘事
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惟問於有若對君之辭憲問恥疑
憲所記南宮适或曰本名緇陳亢前後皆稱子禽茲獨曰

華鄭玄曰魯人曰赤弟子同集解引馬巫馬施字子旗鄭玄

曰魯人曰魯人也顏幸字子柳鄭玄曰魯人漢魯峻石

顏子公孫龍字子石鄭玄曰楚人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

人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

漢魯峻石像有卿子漆雕哆字子飲鄭玄曰魯人漢魯峻

碑云恐是壤駟赤漆雕哆字子飲鄭玄曰魯人漢魯峻

不齊字遼鄭玄曰楚人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

有勇世家云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公西成字子上

鄭玄曰魯人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公夏首字乘鄭玄

曰魯人公肩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句井疆鄭玄曰衛人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縣成

字子祺鄭玄曰魯人左人鄆字行鄭玄曰魯人秦非字子

之鄭玄曰魯人顏噲字子聲鄭玄曰魯人步叔乘字子車

鄭玄曰齊人康系字庸鄭玄曰衛人叔仲會字子期鄭玄

曰晉人顧何字丹鄭玄曰魯人邦彛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改之隱曰文翁圖作邾邾音蓋亦避漢諱又釋文申振鄭云蓋

孔子弟子申續釋文邾氏同史記列傳曰申黨字周案陸氏

與史公字之謫也漢王政碑云有義引史記俱作申黨今本作

堂忠惠嚴新碑堂當為振釋玄應大莊嚴經論音義說文檀

柱也又作振古堂振聲近通用中堂即申振鄭君作申續

之誤然家語私定以難鄭未必與康成同也申續字鄭曰是

弟子子牢也子牢釋文司馬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又集

解鄭云弟子姓顧孫名師字子張檀弓鄭注引太史公以

上所列凡三十九人僅及七十子之半然大旨皆與史記

合證以家語高柴齊人原憲宋人漆雕開蔡人叔仲會魯

人秦商魯人樊須魯人巫馬施陳人公孫龍衛人已與鄭

抵牾若此夫肅定家語以難鄭不過爭一時之名其意甚
鄙然竟使孔門實錄彼此混淆讀書至此未嘗不太息痛
恨於子雍也

又案漢儒說經具有師法如鄭所言弟子必非僅得諸傳
聞意必有孔氏古文如史公所謂弟子籍者鄭據之以作
目錄也考漢藝文志論語家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又西
漢文翁禮殿圖畫七十二弟子東漢魯峻石壁畫像亦有
孔門弟子是知弟子著錄古人遠有傳授必非妄作明矣
迨子雍家語出而以贗亂真譙周作古史考妄謂公伯寮
非弟子與史公馬融不合蓋自魏晉以降師法絕而臆說
興此亦經學之一大變也 又史記言偃吳人必不齊今
家語以偃為魯人又作宓不齊最為執繆索隱正義辨之
甚核今錄其說於此司馬氏貞曰按偃仕魯為武城宰今

吳郡有言偃冢蓋吳郡人為是也張氏守節曰顏氏家訓
云兗州永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有子賤碑世所立乃云
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為密較
可明矣